等酒

WAITING BAR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剩女似一种病(1)
- 第2节：剩女似一种病(2)
- 第3节：剩女似一种病(3)
- 第4节：剩女似一种病(4)
- 第5节：剩女似一种病(5)
- 第6节：剩女似一种病(6)
- 第7节：剩女似一种病(7)
- 第8节：剩女似一种病(8)
- 第9节：剩女似一种病(9)
- 第10节：剩女似一种病(10)
- 第11节：剩女似一种病(11)
- 第12节：剩女似一种病(12)
- 第13节：剩女似一种病(13)
- 第14节：剩女似一种病(14)
- 第15节：原罪是一种痛(1)
- 第16节：原罪是一种痛(2)
- 第17节：原罪是一种痛(3)
- 第18节：原罪是一种痛(4)
- 第19节：原罪是一种痛(5)
- 第20节：原罪是一种痛(6)
- 第21节：原罪是一种痛(7)
- 第22节：原罪是一种痛(8)
- 第23节：原罪是一种痛(9)
- 第24节：原罪是一种痛(10)
- 第25节：原罪是一种痛(11)
- 第26节：原罪是一种痛(12)
- 第27节：原罪是一种痛(13)
- 第28节：原罪是一种痛(14)
- 第29节：原罪是一种痛(15)
- 第30节：原罪是一种痛(16)

- 第31节：原罪是一种痛(17)
- 第32节：原罪是一种痛(18)
- 第33节：原罪是一种痛(19)
- 第34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
- 第35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
- 第36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3)
- 第37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4)
- 第38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5)
- 第39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6)
- 第40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7)
- 第41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8)
- 第42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9)
- 第43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0)
- 第44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1)
- 第45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2)
- 第46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3)
- 第47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4)
- 第48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5)
- 第49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6)
- 第50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7)
- 第51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8)
- 第52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9)
- 第53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0)
- 第54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1)
- 第55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2)
- 第56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3)
- 第57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4)

第1节：剩女似一种病(1)

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剩女

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

"剩女"，是那些大龄女青年得的一个新称号，也可以称为"3S女人"：Single(单身)、Sen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Stuck(被卡住了)--单身，这些人一般具有高学历和高收入，条件优越。比她们年纪大的女人，孩子都上小学了，比她们年纪小的也在挑三拣四之后喜气洋洋地嫁人了；比她们聪明的没她们漂亮，比她们漂亮的没她们聪明--可偏偏被剩下的就是她们。有的人说，"剩女"是被男人制造出来的。因为她们独立，有工作，有房子，有车子，普通的男人不敢往旁边站，至于优秀的男人，他们更不急。他们追事业追名牌，泡健身房泡咖啡馆，就是不泡妞。

"剩女"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工作，生活环境舒适幽雅，却在爱情上迟迟停留不下来。她们有充实的干劲追求高层次的生活质量，远大的理想，出类拔萃的另一半。出类拔萃的

男人是不会在她们背后默默付出的，要做好她们背后的男人，压力太大。这样导致她们长时间感情生活不协调，迟迟徘徊在婚姻的殿堂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在社会上剩了下来，所以成为了"剩女"。

有的人说，"剩女"不是被制造，而是"自造"。不是一个女人自己造，而是整个女性群体合力制造。没有男朋友，ok？我们可以去学瑜伽、普拉提，可以去学花道、茶道……想让我们闺阁幽怨思嫁心切？对不起，没空。万一上一秒嫁给"委曲求全"，转瞬就碰见了"真命天子"，又该怎么办？但并不是说"剩女"们都信奉不谈爱情。只是人生，确实有太多意外。把握你可以把握的，而对你无法把握的，不强求、

不忧心如焚。人生只有一件事，在我们自己掌握之中：走到底--按照心灵真实的渴求走到底。

Chapter 01

剩女似一种病

vol .1

老员工李菁与人事部经理王莉的仇怨由来已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互相用温温的小火，时不时地烤对方一下，没有闹出什么出格的事来，直到他们一向和蔼可亲的老板欧阳请了帮他们谋划上市的金融高手庄明朗来当总经理，她们的矛盾突然就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这天离总经理上任还差一天，李菁去王莉办公室申请做总经理的临时秘书。

她坐在沙发上填表格，王莉在一边打量她。

一会儿，王莉坐到她旁边悄悄说："老李啊，你还是别填了，你体谅一下我的难处，庄总虽然说只要熟悉公司情况，可以抽一个月时间帮他熟悉环境的人就可以，可行情是这样的呀，秘书嘛，就是要年轻漂亮。"她讪笑着站起来，用手背拍拍李菁的肩说："庄总是高层，但也是新来的，给人家弄个资格老的，他都不好喊动。"

李菁听后怒火一下就上来了，全公司只有王莉敢嬉笑她为老李，她嗖一下站起来，可惜，竟找不出反驳的话来。见旁边站着几个年轻的女同事，李菁觉得面子特别挂不住。手上一用力，"啪"的一声，手中的塑料笔盖被捏破了，焰焰的怒火下她指着王莉的鼻子说："这可都是你逼我的。"

第2节：剩女似一种病(2)

王莉只当她是放了个空炮，嬉笑着追到门口说："老李呀，你真的要体谅一下。"

不到一分钟，李菁便回到位置上登录了MSN，将个人签名改为：自做孽不可活！

第一个跳上线来关心她的是坐在她旁边的行政部经理刘明德。他问她怎么了？李菁不回话。刘明德又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吗？"李菁还是不回话，直接转过脸去大声吼："你别管闲事好不好？"然后她在MSN上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老板，写完，就兴高采烈了。也只有她这种老员工，才会有老板的MSN和私人电话。

怒气全都没有了，她全身轻飘飘的，缓缓地关掉电脑，再缓缓地站起来，缓缓地提起包，缓缓地冲刘明德说了"拜拜"。转身时，右手流畅地一甩，扔了颗糖给刘明德。

刘明德轻轻地念了句，乖乖。

王莉明白李菁所说的"都是你逼我"的意思是在晚上，在外地出差的老板欧阳打来质问她的电话，问她怎么连报假账这种事都会让李菁知道了。欧阳数落了她半天，说是以后都不给她开这种小灶。

王莉委屈地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欧阳说了句"明天"，便挂了电话。

明天？王莉猜度着欧阳的意思，他是不是突然记得明天是她的生日了？

王莉趴在床上，看着墙上的钟，在一点点地走，一会儿就过了零点。她，28岁了。没有结婚，一个名副其实的剩女。

她的好朋友施乐怡发来短信，祝她生日快乐，说是寄了礼物给她，只是她不能陪她过了，她明天要去北京工作。

王莉回了条：庄明朗决定了不跟你结婚？

施乐怡回了条：是啊，他刚才明确表示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我只好全身心地奔赴我的职场生涯了。

王莉叹了口气，骂了句"他妈的"。

然后又发了条短信给施乐怡说：你还是别跟庄明朗提及我。

vol.2

庄明朗来上任这天公司正好体检，联系了一家医院上门服务。李菁与往年一样，一直捱到最后一个才上前去。她特别不喜欢体检，体检就得写真实年龄。从五年前起，她对外公布的年龄就一直停留在28岁。

这天她选择在前台等，她要想办法给庄明朗留个印象。

前台小妹是新来的，不懂事，一直催促她。

李菁便指了指抽血那边，可怜兮兮地对她说："我怕呢。"

站在一旁等庄明朗的王莉高声说："你这么大个子，还怕这个？"

李菁语速极快地反驳："我这都是假象。"

王莉说："怎么什么都是假象？说你眼光高，不找男朋友，你说是假象；说你挣钱多，你也说是假象；说你抱独身主义，你还说是假象。"

李菁气得一手将体检表格揉起半张，所有人都屏住了气，等着看好戏。王莉依然笑兮兮地看着她，一副希望她当众闹开的样子。她当然知道李菁的目的，从李菁打听到新来的总经理是个未婚的青年才俊，她的花痴就一浪高过一浪了。

李菁忍着，别开头，将纸捏得嚓嚓响。忍着，为了庄明朗吧。

第3节：剩女似一种病(3)

看到庄明朗的脸时，有钱、有地位、年轻、帅，这几个词语过电般地飘过李菁脑子。她兴奋地站起来，却被王莉推开了。

王莉迎上去，与庄明朗握手。"庄总，欢迎你呀。"

庄明朗说："王经理辛苦了，其实在办公室等我就好。"

"哎！那可不行，欧阳总刚还打电话来说，一定要热情接待，他现在应该也要到了。"

王莉快速地带庄明朗上楼见老板，李菁一句话也没说上，心里愤愤的。抢了前台手里的笔，填了体检表格走过去。医生在她手臂上寻找着血管，她的眼睛沿着楼梯寻找刚才的身影。

没有看到庄明朗，却看到了一早就从机场飞车回来的欧阳。欧阳避开李菁的目光，令李菁的心情彻底跌到了谷底，忽然预感到了事情的不妙。他到底看到她的告密信没有?

庄明朗的妈妈和欧阳的老婆陆莹莹曾经是同事，年纪相差近十几岁，相处得却不错。陆莹莹知道老公想上市，便介绍庄明朗与他认识。

欧阳热情地欢迎了庄明朗的到来，他非常清楚，公司要上市，就得请庄明朗这样的人回来。庄明朗成功参与操作过两家大公司上市，非常有经验。

庄明朗一年多前才成立了自己的明生信托投资公司，趁着2006年年底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这股风头，发起了名为"朗玛"的私募基金，正好欧阳要上马几个新的游戏，庄明朗的私募基金便成了欧阳较坚强的后盾之一。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但有一点庄明朗有些疑惑，上市的事情已操作了四五个月，欧阳突然邀请他入驻大成科技当一年的总经理，这一点太奇怪了些，完全不需要这样的。

欧阳的解释是：他的大成科技要上市，内部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整，庄明朗有个头衔，调整起来会更方便，更深入。这个理由看似合

理，却又有些牵强，虽然是庄明朗提出的大成有些地方需要调整才能符合上市的要求，可不管怎么调都得经过欧阳的同意才行吧，自己当不当这个总经理，又有什么不妥呢？不过欧阳一再坚持，这单生意的前景也还不错，庄明朗也就退让了。

欧阳亲热地拍打着庄明朗的肩，说一切就拜托老弟了。

庄明朗比欧阳高半个头，带他来的王莉看着他俩握手寒暄、互相吹捧，忍不住想笑。男人们的友谊虽然比女人们的来得深厚、真诚，但嫉妒心一点也不比女人们差，只是女人爱用排挤的方式来表达，而男人却是用互相吹捧的方式。前段时间，欧阳就曾流露出，若他能像庄明朗这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这么成功，生活一定是别样的。

想到年龄，王莉忽然就伤感了。不光是欧阳不是为她生日而是为了迎接庄明朗才赶回来的，更多的是对衰老的恐惧。以往她还可以为自己风光的生活骄傲一下，如今，与日益增长的年龄相比，金钱、情人、大好的前途，全他妈什么也不是。好比眼前这两个精英级男人，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边。纵是再有怎样的亲密关系，欧阳依然是不属于她的，今天不会，明天几乎也不可能。人家有儿有女有前途，不会为了她而牺牲掉。而好友施乐怡，虽然是她甩了这位青年才俊庄明朗，实际是人家死活都不肯跟她结婚，她才不得不继续全心扑到职场拼杀上去。

第4节：剩女似一种病(4)

欧阳一再示意发呆的王莉先回避，她都没有看见。欧阳咳了两声说："哦，王经理，你先去忙吧。"

王莉知道欧阳现在最担心什么，之前公司的账目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干净，现在想上市，必须让庄明朗想办法洗干净一些。瞧，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不信任她的。她默默地替他们关上门，把自己关进办公室里。

vol.3

李菁突然冲进王莉的办公室，不曾想王莉正在抹眼泪。两人都愣住了。

王莉急火一升，就流了鼻血。

李菁赶紧过去帮她，又是递纸，又是跑到前台拿云南白药。

止住血，王莉问李菁有什么事。

李菁仗着自己刚才小小地友情了一把，亲热地靠近王莉说："我强烈要求换位置。"

"为什么？"王莉冷着脸问她，王莉知道，李菁无非就是又想了别的办法对庄明朗进行围追堵截。

"不想跟一些无聊的人坐在一起。"李菁羞涩地说。

"谁是无聊的人？"王莉把头靠在椅背上，让她不要轻易排斥同事。

李菁吞吞吐吐地说："我是个清白的女孩子，不能把名声败坏了。"

呵！王莉轻笑了一声，问她什么意思，让说明白些。她为李菁自称为女孩子感到可笑，她28了都承认自己老，这33的老阿姨反而扮起青春来。

李菁埋着头，语速极快地说："我不好意思说。"

王莉不想被她诈，有意杀杀她的锐气。"你是说刘经理吧，"王莉说，"他追求你不是好事吗？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做绝了？不同意归不同意嘛。"

李菁没想到王莉会刨根问底，难道刚才的友情都白给了？她犹犹豫豫半天，没能说出具体的事件来。

见她这回确实是放空炮来诈她，王莉来了句更狠的，"你不是还天天给人家刘经理送糖吃吗？怎么又嫌弃了？"

李菁的脸一下就绿了。

王莉当然知道她的痛处。刘经理一个42岁的鳏夫、带着一个17岁的儿子、一个月挣个五六千块钱的人，竟然敢追求她，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像是在用广播跟大家通知，她李菁是个条件很差的女人，是人是鬼都敢追她。王莉想，要是换了像欧阳这样的身家，怕是她立马就感激涕零了。

想到这王莉又补充道："其实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这种不要又要吊着人的游戏已经不适合了。"

李菁愤怒地把耳朵捂上，啊啊啊地尖叫起来。她喊着，"那都是假象，我从来就没有往他身上想过，以后谁也不许提这事，再提我就辞职。"

"好啊。你辞啊。"啪的一声，王莉起身往桌上用力一拍，又坐回椅子上去，任她胡闹。

李菁的哭声越来越大，来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欧阳和庄明朗也来了。李菁一见这俩人，便痛哭起来，她想跟欧阳表达她的委屈，又琢磨不出该怎样说才能令庄明朗站到她这一边来。

欧阳叫众人都散了，让庄明朗回办公室等他。关了人事部办公室的门，他一面问王莉是怎么回事一面给李菁递纸巾擦泪。

第5节：剩女似一种病(5)

王莉说她因为刘经理跟她表白的事非要换位置，人家刘经理上回被她痛骂后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事，何苦又自己提起来。

李菁抽泣着，终于编了个理由。她说："不是因为这个，他……他……凭什么老借工作的机会用身体贴着我？"

这样的理由谁能反驳？男方通常都是不承认的。李菁在心中暗赞自己聪明。

王莉说："谁看见了？我不相信在这么多人的环境下刘经理会做这种事情。"

李菁伸直胳膊指着她，半天，扭着身子喊了句"欧总……"

欧阳皱了皱眉头，用眼神示意王莉不要再说下去。他说："换吧，换吧，不就换个位置吗？"他加重语气说："不要在公司里闹！"

王莉嗖一下站起来，说："不许换！"她提起包，冲出去。她知道没必要这样，但今天她就是要这样，谁让她生日呢。

欧阳没能拦住她，实际上他也没有去拦她，在公司里，他是非常注意的，绝对不跟王莉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

接着，李菁也冲了出去，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桌上的东西，打电话催促人事部的其他人给她安排个位置。她大声说："这可是欧总同意的！"

欧阳回到办公室，庄明朗正在观察他桌子上的一盆盆栽。欧阳说："怎么？对这个也有兴趣吗？"

"哦，没有，我不太懂这些，我女朋友比较喜欢。"

欧阳到沙发上坐下，叹口气说："唉，女人就是麻烦。"

庄明朗略带苦涩地笑笑。

欧阳说："明朗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结婚的时候我把这盆盆栽送给你们。"

庄明朗尴尬地笑，说："到时一定请你。"

昨晚，他明确跟女朋友施乐怡表示了现在没有结婚的打算，今晚回去，还不知施乐怡会怎样呢。

vol.4

李菁如愿以偿地搬到了与庄明朗办公室一墙之隔的秘书办，她没有像往常一样一下班就走，她无数次地从庄明朗门前过，见他收拾东西下班，才抢先一步冲到门口。

电梯门缓缓地合上，庄明朗在外面说："请等一下。"

电梯门只剩一条缝，时间对得真好，电梯里的李菁迅速地将双手伸进那条缝里，费力地拉扯着电梯门，嘴里自然地发出咦咦咦的声音，使出的强力，在电梯门缩回去时，令她踉跄了几步。她窘迫地看着走进来的庄明朗，脸红到了脖子根。

庄明朗记得她，这个今早用火辣眼神看过他的女人，他暂时还没有忘记。他说："谢谢你，是不是开门键坏了？"

李菁赶紧点头，说："这门好难拉啊。"

庄明朗为她解了围。他没有说其实可以按开门键，所以李菁的举动还不算笨，当然也就谈不上失态了。

李菁向他伸出手去说："庄总好，我叫李菁，行政部的。"

庄明朗伸手去握，手上的温度比嘴角的笑意更加温和，李菁迅速地瞟了一眼他的无名指--确实没有戴戒指，是个好机会呀。

李菁虽然没有谈过恋爱，但也知道男人都是犯贱的动物，太主动了他们反而不喜欢。所以她出电梯后再也没看庄明朗一眼，直直地，向着与他相反的地方走去。

第6节：剩女似一种病(6)

走了十分钟，她才掉转方向，狂奔回家。天气预报说得不错，今天晚上果真有强降雨，现在天不过刚刚黑，雨水就等不及了。

路人都低着头狂奔，只有她一个人放肆地欢笑着，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脸上布满了幸福的神情。连旁边公交车站的人频频看她，也都顾不上了。

这晚，李菁几乎一夜未睡，她将右手轻放在嘴唇上，用鼻子细细地吸。她确定庄明朗没有喷香水，可她怎么老觉得被他握过的这只手有味道呢？她想着想着就笑了起来，记得上初中时有个女生悄悄跟她说过，如果你爱上一个人，那么就会在他身上闻到一股味道，一股大家都闻不到的味道。她想象着等她和庄明朗结婚后，她会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他会是什么表情呢？笑她傻？还是不太相信？

她将一个枕头抱过来，暂时充当庄明朗滚烫的胸膛。她将脸埋进去，才一会儿就沮丧了，想想，八字还没一撇呢。

vol.5

庄明朗住在阳明路新雅居D座2013房。车库在负一层，他停好车，却抬不动上楼的步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礼盒看了看，预先送一枚结婚戒指给施乐怡是他目前能做的最大让步。他深深吸了口气，晃进电梯，编排着过会儿要说的甜言蜜语。

一进门便闻到了熟悉的饭菜香，是施乐怡在炒宫爆鸡丁。庄明朗最喜欢吃这道菜，心中一喜，他想有戏啊。

施乐怡听到开门声便像开了闸门的水，滔滔不绝起来。

她说："明朗，冬天的拖鞋我给你收起来了，鞋柜第三层有双新的。这个月水电费我都交了，单子我给你贴在门背后，你下个月去银行照着单号存。对了，你要记得煤气是在建行，电是在工行。哦，还有，我今天已经搬走大部分东西，还有两个小箱子等你有空的时候我请朋友来帮我拿。"

庄明朗的好心情一截截矮下去，这个女人连缓冲的余地都没留给他，才一天，家都搬了。他愤愤地，一句话也不说。

施乐怡把炸好的花生往锅里一倒，翻妙几下，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宫爆鸡丁便起了锅。她关掉火，关掉抽油烟机，端上菜，一回身便看到了庄明朗铁青的脸。她不直视他的眼睛，越过他说吃饭了吃饭了。庄明朗愣在那里不动，施乐怡坐下来盯着餐桌看，一时间屋子里只剩下庄明朗粗粗的喘气声。施乐怡将喉间的哽咽硬生生地吞下去，盛好饭，把庄明朗拖过来坐下。

施乐怡说："吃！"

庄明朗赌气似的把筷子尖往桌子上敲了敲，抬起碗来就往嘴巴里刨。施乐怡不断地给他夹菜，三个菜一个汤，大部分都被他"吞"了下去。

他们俩就像盘踞在蒸锅里的两只蚂蚁，各自在这屋里活动着，谁也不出声，只是气氛越来越紧张，令心里烦躁非常。饭后庄明朗就一直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施乐怡则盯着电视看。庄明朗有时偷偷越过报纸看施乐怡一眼，做饭时她的头发是挽上去的，现在披散下来，微卷的波浪柔和地搭在肩上，妖精似的妩媚。晚上10点，庄明朗再偷看施乐怡时，发现她不见了。他悄悄走进卧室，听到里面的浴室里传来水声。那声音就像一团火滚过他的心房，他想起了她迷人的身体，从冷战以来，他有一个月没有靠近过她了。立马，他又在心里警告自己，他就不相信，离了这个女人，他找不到更好的。她不是不声不响地搬出去了吗？让她走了好。他庄明朗活了三十一年，跟四个女朋友分过手，凭良心讲，确实是一个比一个优秀的。逼婚？他才不吃这一套。

第7节：剩女似一种病(7)

于是，他又坐回沙发上去，故意打电话跟合作伙伴赵诚商量，去年他在新园那边买的几个楼盘，他现在又不想抛掉了，今早银行那边的朋友说，可能下周又会减息。房价再次上涨，是必然的事情……

施乐怡洗完澡，将头发在浴室里吹干，就直接上床睡觉。她回想着与庄明朗恋爱同居这一年多，快乐的日子还是要多些，她一遍遍跟自己强调，这还不算是浪费光阴。他们没能修成正果，倒像是一件预料中的事情。她将身子紧紧地裹进被子里，告诉自己，及早抽身是对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半梦半醒间她感觉庄明朗也躺到了床上，她能感觉到他头发上的湿气，说他多少回了，他依然是不擦干头发就往床上躺。他用背对着施乐怡，他知道她是裸睡，只着了条内裤，可他就是不屑于在这个时候去碰她，那样他会瞧不起自己。

施乐怡却不这么想，她只想再一次记住这个男人，毕竟，这确实是个优秀的男人。她攀上他的背，手臂搂过他的胸膛，头顶在他的背脊上，轻轻地唤了声："明朗。"声音沙哑而又带着弹性，像一只柔软的手，挠向了庄明朗心间最软的那个地方。

意志在瞬间垮塌，庄明朗翻身压了上去，施乐怡在他身下时而婉转低吟，时而又如一头猛兽，像要把他吞下去。他知道这个女人是爱他的，可爱到什么程度？现在，他还真不敢说了。

夜，在春色中走向落幕，天蒙蒙亮时庄明朗突然醒了过来，他刚才梦见施乐怡走了，他低头看了看在他怀里的确实是施乐怡，才又安下心来。他的胸前湿湿的，他用手沾了一点放在嘴里，是咸的，是汗？还是施乐怡的眼泪？

他轻轻地唤了声："乐怡。"

"嗯？"一直都没睡着的施乐怡答应了一声。

"一定要分手吗？"

施乐怡毫不犹豫地说："是。"

庄明朗听到"嚓"的一声，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撕毁了。

这个城市的天5点多就全亮了，施乐怡从庄明朗的怀里挣脱出来，洗漱完毕后将房子的钥匙放在了之前枕的枕头上。她拖起箱子往外走。庄明朗听着她的脚步声，心都揪了起来，他不受控制地，裸着身子从床上跳起来，拉住她。他红着眼说："乐怡，我们今天就去领结婚证。"

施乐怡哽咽了，她说："明朗，晚了，我今天早上八点半的飞机去北京。"她将他拉住她的手指一根根地抠开，开门离去。砰的一声，庄明朗被关在了房子里，他将一个人，面对这满屋子的关于他俩的回忆。

他想，晚了？就晚一天?

十分钟后，施乐怡给他发来短信：明朗，这几年来，你陆续借我的和给我的钱大概有五十三万，我都存到你的工商银行户头里了。请查收，谢谢！

原本他可以是一个胜利者，在她的纠缠下，他依然坚持着暂时不结婚的原则。但事实是他败了，他承认，败在了这个女人手里。

人家什么也没要他的，他该怎样去定义这个女人?

第8节：剩女似一种病(8)

他不知道，在这一分钟内，施乐怡还给欧阳发了条短信，提醒他昨天是王莉的生日，并告诉他王莉现在所在的地点。他们所有人都没想到，这条短信，影响了后来很多的事情。

vol. 6

凌晨五点半，欧阳在公司附近的酒吧里找到了王莉，酒吧已经在打烊了，喝得烂醉的她正挣扎着从吧台上起来，左手握着酒杯，右手死命地推着一个拉着她不放的黑人。

欧阳走过去，将黑人推开，扛起王莉就往外走。有服务生上前提醒买单，他让服务生自己伸手到他口袋里拿。

另一个服务生去拿王莉手中的酒杯，她死死地拽着不放，欧阳说："算了，你们再拿一百块走吧。"

"不用不用，就让她拿着吧。"酒吧的老板从吧台里走出来，他笑着说："欧阳，还认不认识我？"

欧阳将王莉从肩上放下，单手搂紧她，仔细看着这个酒吧老板。

"90年，在753。"酒吧老板提醒他。

哦。欧阳倒抽口气，表面尽量保持镇定，他有些用力地大笑，拍着酒吧老板的肩说："是你呀！我老婆的救命恩人伍仁兵。"

伍仁兵啪的一下，给欧阳敬了个军礼。欧阳与他握了握手，说："兄弟，找你好多年了，过段时间我带莹莹来看你，我们好好聚聚。"

伍仁兵跟着欧阳出去，帮他拉开车门，安置好王莉，才转身回来。他叹了口气，说："世事难料啊。"

欧阳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在王莉头上摸了摸。车窗全部打开，凉风吹上几圈，王莉也有些清醒了。

欧阳叹口气说："何必呢？喝成这样。"

闭着眼睛的王莉抬了下眼皮又合上，说"你不懂"。

欧阳说："我怎么不懂，我知道有个人昨天又长了一岁，想找人出气，是不是？"他把放在她头上的手收回来，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王莉，说："这次我可没忘你的生日，是你自己跑了，不能生气啊。"

王莉打开来看，是车钥匙。她立马合上还给他，说："我不要这个，你若真有心，就让我把那个李菁开除了。我都跟你报告多少回了，公司的人力资源总是不能彻底整合，就是这些太把自己当回事的老员工造成的，你天天护着，他们就带头闹事。"

欧阳把车钥匙又推回到她眼前，说："大部分老员工还是可靠的，有能力的，李菁呢，她确实有些娇气，能力也都跟不上形势了，我不是没有升过她职吗？作为老员工，照顾一下也是可以的，也让外人知道，我们公司对员工很负责任，不会轻易甩掉谁。反过来说，老员工能力再差，比起新员工，他们对公司会更负责任一些，你看，你报假账的事，李菁不就来找我告密了吗？你呀，站在公司的角度整体考虑一下，哪怕把她看成一个忠心的监督者……"

王莉冷哼了一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她把你老婆捧得很好，你不想跟你老婆有冲突。"

欧阳皱了皱眉，在他与王莉之间，这是一个不应该被提起的问题。他明白她的心情，当初若不是李菁无意中告了密，使得他老婆采用了自杀的方式来阻止他提出离婚的要求，也许王莉现在已经是他的老婆了。他避重就轻地说："这样的假设也只有你想得出来，我老婆从来就不管公司的事。你就当是好心收留她呗，你看，一个单身女人，三十好几了，没有事业，也没有老公，不是挺可怜的吗？"

第9节：剩女似一种病(9)

王莉顿时愣了一下，从鼻子里笑了两声，便再也不说话了。李菁没有老公，难道她王莉就有吗？欧阳不是对大龄单身女人没有同情心，只是对她没有罢了。眼泪唰一下从她眼里冒出来，迷离了视线。她别过脸去，不想让他看到。

欧阳当然是全都看到了，他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但他不能承认在王莉的婚姻问题上他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不可能去负这个责任。很多事情，是只有一次机会的。从他老婆自杀那天起，他和王莉的路，就走岔了。他不说话，默默地把车开到王莉家楼下，再默默地看着她手握空酒杯，一歪一倒地摸进大厦里。他不能扶她，他要让她知道，什么叫进退合宜。何况，这场家变快一年了，他们的纠葛是该有个结果了。

他与王莉就是一场两人都心知肚明的游戏，不是吗？他点了根烟，看着王莉家的窗户灯亮灯又灭。

王莉第二天照常去上班，并把欧阳送的车钥匙夹在文件里，还了回去。欧阳在MSN上问她：你到底要怎样？

开除李菁。王莉快速地回答。

欧阳想了想说：我们俩的事跟李菁没关系，我知道你气什么，可你也知道，我已经尽力了。

王莉发了个振动过去说：反正我得出这口气。

一整天，欧阳都不再回话。

王莉无法进入工作状态，她在QQ上抓着施乐怡说了整件事的过程。她问施乐怡说：我是不是变态了？

隐身的施乐怡跳出来，发了个点头的图标。

王莉发过去一把尖刀。

施乐怡笑笑，说：我明白你的心情，目前能动的，也就只有李菁了。

王莉说：我是不是很可怜，这么变态地出气。

施乐怡说：没，真的，别这么想自己，要不就完了。我了解的，欧阳的一次让步，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对你多少也是种补偿，何况这能让他老婆难受。你目前应该是需要一个心理平衡点。

王莉发去一个窃笑，说：老女看上你家庄明朗了，整治她，我就当是给你报仇吧。

施乐怡很久不说话，最后发来一个省略号。

下班时，刚休完假回来的行政部经理刘明德找到王莉，左一句请公司相信我，右一句我真的没有做那么下流的事情。

王莉见他害怕的样子，忍不住同情地说："我知道，就算你有这种想法，也不可能在公司里当着那么多人做。"

刘明德一听更紧张了，忙说："不，不，不，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我是追过她，不同意也就算了。"刘明德举了很多关于他是个正派人的例子。什么在地铁上，都与妇女们保持距离了，一般不称女人为小姐了。

王莉打断他，低声说："好了好了，你怎么这么笨呢？全公司的人都明白，李菁是看上了新来的庄总，才会找这样的借口闹事的。你想想，她特意挑选的位置在哪里？"

刘明德张大了嘴巴，高兴了一下子，又颓败了下去，蔫蔫地说："她竟然是这种人，利用我。性骚扰这种事可是要被公司开除的，她怎么能这样？"

第10节：剩女似一种病(10)

王莉说："算了，这种人不值得的，改天我再给你介绍个好的。"

刘明德嘴里说着谢谢，样子却是失魂落魄了。突然他想起了什么，说："欧总支持她，那是不是就不相信我了。"恐惧的怒火从他心底烧起来，一定要做些什么，洗刷清白。

王莉说不会不会。

忽然，刘明德双手握拳，斗志昂扬地对王莉说："我要辞职！"

"啊？"王莉说，"你又没有错。"

刘明德摇摇头说："都成定案了，我也是要尊严的。"一下，他的眼圈就红了。

王莉的眼珠一转没有再说什么，闹大就闹大吧。

刘明德要求辞职的事，没一会儿就传遍了公司。辞职报告在半个小时内传到庄明朗手里，因为他刚来，为了让他更快地掌握公司的情况，哪怕不归他管的事，也会暂时让他参与一下。报告上，人事部的意见是不批准，并且表扬了刘明德作为行政部经理的优良表现。主管人事的副总经理余总也说要挽留。王莉又通过内线电话，特意将整件事跟庄明朗解释了一遍，除了李菁看上庄明朗这个起因没说。

庄明朗能隐隐地感觉到那个起因。自从李菁搬到与他一墙之隔的秘书办后，一个小时之内，至少从他门前过了15次。风情从眼角射出来，偶尔在他门口捡起掉落的文件，春光宣泄无遗。庄明朗哭笑不得地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希望她能明白他的意思。

在男女关系上，他庄明朗确实不是什么正经人，但也不是来者不拒的。

他在辞职报告上这样批示：不同意。请人事部调节相关人员的情绪，留住人才，维持公司正气。

之后，他又将报告呈送给欧阳，表示自己短时间内也许对员工的情况了解得不是很透彻，请欧阳给个批示。

欧阳将报告留下，把财务部刚送来的近几年的账目给庄明朗，以便他能出台一个调整方案。

vol.7

账目很多，还有些零乱，庄明朗埋头看着，渐渐地，夜就深了。烟灰缸里全是烟头，满满地冒出头来。夜晚工作的习惯是施乐怡带给他的，施乐怡总是在深夜的时候，想到绝好的创意，键盘声在寂静的夜里，也变得更加有力。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偶尔因为无聊加入她的工作时间，各自占据书房的一角，盘算自己的案子。后来就有些离不开了，特别是在做出重大判断与决定的时候，必须要在深夜才行。

凌晨两点，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庄明朗看看时间，对自己说，吃东西去。

以前施乐怡总会回应他一句：冰箱里有。

现在，除了冰箱细小的声音，里面什么都没有。

走进毫无人气的家，把施乐怡最后买给他的拖鞋踢开，他光着脚在每个房间里巡视一遍，确实，真的只有他一个人。

他习惯性地拉开冰箱，一下子鼻子就酸了，巨大的冰箱里，用大大小小的盒子装了十几种菜，连米饭也用一个大盒子装了，放在最大的隔间里。

庄明朗用盘子盛了些饭出来，又选了几样菜盛了一些，放进微波炉里。他脑子里分析着一天前发生的事情，在他去欧阳的公司报到的时候，施乐怡已经辞职不用去上班了。他走后，她去超市买了很多菜，买这么多菜，加上来去的时间至少要花两个半小时，从停车场里把菜提回来，以她的力气，至少要来回跑五次。从洗菜切菜到做这么多菜出来，再等它冷了放到冰箱里，需要多少时间呢？庄明朗分析不出来，就像他分析不出来，这一年多来施乐怡对他到底付出了多少。很多朋友都说他是幸福的，女朋友不但有自己的事业，在生活上还能照顾他，现代社会，能兼顾的人已经不多了。

第11节：剩女似一种病(11)

庄明朗吃着盘子里的饭，想起了小时候，他学习晚了，妈妈总是等着他，给他煮碗排骨面。

他心里闷闷的，一种很明确的，被人抛弃的感觉油然而生。

想着，就有些生气了。他打了施乐怡的电话，以接电话的速度和周围的声音判断，施乐怡正戴着耳机，在开车。

庄明朗一看时间，凌晨三点了，他着急地说："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

施乐怡愣了一下才说："哦，是你呀。我刚加完班出来。"

"怎么不回家再加？"

"酒店里的网络不太好。你，有事吗？"

"我……我在吃你留在冰箱里的饭。"

"哦。"施乐怡把车停在路边，被眼泪模糊的双眼令她不能再开车。一个星期了，她以为他不会打电话来。

两人长久地沉默着。许久，庄明朗说："我知道你对我付出了很多，真的。我很谢谢你。"

施乐怡冷静了一下说："我也是感谢你的，好多事情。"

庄明朗说："我并不想失去你。"

施乐怡忍不住了，哽咽着说："我也不想。"

庄明朗说："那就回来吧。"

施乐怡安抚了一下自己说："你知道的，那不可能。"

庄明朗火了，站起来说："和我在一起就这么浪费你的时间？"

施乐怡抹了抹眼泪，这个长不大的男人也许永远都不能理解她。她说还是算了吧。

庄明朗急了："我愿意结婚也不行吗？你不就是想结婚吗？"

施乐怡在心里冷笑了一下，便挂了电话，关了机。在这种情况下她可以去跟他结婚吗？那还不如继续同居呢。她擦干眼泪，继续开

车。一个女人一生中最想得到什么？无非就是一个男人心甘情愿地和她结婚，心甘情愿地对她的下半辈子负责任。庄明朗不是，可惜他不是。他从小就优秀，家庭环境也好，周围有那么多女人围着他，完全被宠坏了。想来，对施乐怡，他算是付出得最多的。

有时施乐怡会想，哪怕当初他追出来，只追到电梯口，或是马上打电话，哄哄她，再或者在说到去领结婚证时，口气软一些，恳切一些，她也许就留下了。

她不想她未来的生活被一句"我都跟你结婚了，你还要怎样"的话控制住。

也许很多男人都不明白，结婚对一个女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法律手续，或一个形式，而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态度。

vol.8

庄明朗把没来得及送出去的戒指锁进公司办公桌的抽屉里，他不想在家里看到这个东西。他在酒店订了房，七天，他准备用七天的时间来恢复，这是他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王莉给他配的临时秘书是采购部的小王，见他连续加了三天的班，小王说："庄总不要太操劳啊。"小王说话嗲嗲的，让他听着有些腻。

他微笑着说："小王，你先回家休息吧，我看看文件再走。"

小王摇摇头，说她要坚守岗位。

庄明朗索性请她吃饭，反正工作外的时间也是要想办法打发的。

第12节：剩女似一种病(12)

和所有小资女孩一样，小王选择了西餐厅，他们去得晚，窗边能看夜景的位置都让鬼佬坐完了，他们只好坐在中间。

庄明朗很大方，让小王随意点自己喜欢的，又主动点了几个较贵的菜。

小王兴奋得小脸红扑扑的，若不是故意寻着某种腔调说话，庄明朗会觉得她还是有些可爱的，特别是偶尔有些楚楚可怜的神情，令男人们有种我见犹怜的感觉。但古人说得好，泰山归来不看岳，男人爱慕女人，也是这样，经历过施乐怡这样高级别的美女，小王是拿不出手的。谁又会走回头路呢?

庄明朗主动与她谈起了工作，他说："小王，作为公司员工，如果让你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公司，你会用哪个？"

小王想也不想地说："复杂！"

"哦？"

小王神秘地笑笑，说："你待久了就明白了。"

这不是庄明朗想要的答案，上千人的公司，人际关系复杂是自然的。若是这样的问题放在施乐怡身上，她一定可以给出一个惊人的答案。她常说，一个人干了几年依然是普通员工，一定是有原因的，至少，他们一直在用普通员工的角度看问题、做事情。他们永远都只站在自己的职位上想问题，殊不知，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其实上小学时就学过，世上本没有路。那些高层能制定路线指挥下属，无非也就是他的做法符合了公司的方向和利益，才得以成行。施乐怡说女人的职场之本在于要学会大气地去思考，能不能认清公司的大方向和利益点，永远是职场厮杀的关键和节省力气、时间的最佳方法。有时候思考职场，就是要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

施乐怡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这一点，庄明朗是一直都明了的，可还是让她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跑了。想着，便没有了胃口。

小王提议饭后去酒吧，立马遭到了庄明朗的反对，他说女孩子应该在更安全的地方喝酒，自己家里或和自己的家人。

小王嘿嘿地怪笑起来，"庄总，你以后肯定会很抢手的。"

"哦？"庄明朗笑说，"为什么？"

小王说："你对女生很体贴呀。而且公司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单身女人太多，而且一大把三十岁以上的急嫁人员。"

说到三十岁，小王的眼里流露出骄傲的光芒，这是年轻女孩特有的权力，对于任何一个比她们大的女人，都可以任意鄙视。从那鄙视里，庄明朗似乎看到了施乐怡的无奈，她二十六岁了，确实加入了晚婚者的行列，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有资格去鄙视她。

这顿饭庄明朗吃得很艰难，一面要与小王有说有笑，一面又要防止施乐怡的影子对他无孔不入地侵袭。

庄明朗不知道，这桩破碎的情事背后，施乐怡更不轻松。她几乎是哭到北京的，从打车去机场，一直到下飞机，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她的眼睛都是湿润的。从她下决心搬去与庄明朗同居，她就没把他当成一个过程，结果他还是成了她最支离破碎的一个过程。

第13节：剩女似一种病(13)

而且为了美好地结束这个过程，她将自己未来的三年都卖给了天怡静安广告公司，舍弃大池子里的光明前途，跳到小鱼塘里做条待人垂钓的大鱼，才有了三十万的年薪，她才能完美地将庄明朗的人情还掉。她哥哥换肾时，他借给她的三十万，以及这一年多来，庄明朗陆陆续续送给她父母的钱，和每月给她的生活费。

她要留给他一个干净的背影，这是她最后可以为他做的事情，为他们俩做的事情。

她在机场的洗手间里化好妆，无奈地打起精神，开始她的另一段人生。

她不是来北京疗伤的，是来拼命的。

那天，来接她的是公司的策划总监，一个有着微胖身体的矮个儿男人，看到她时，眼神中带有一丝惊艳。施乐怡知道自己的外貌在男人心目中的地位，早已处变不惊。

他说："你好，我叫施林。"

"咦？我叫施乐怡。"

他们握手，相视而笑，真的很巧，都姓施。施林说："张总原本要亲自来的，可惜公司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公司投标的底价被泄露了。"

施乐怡随施林上了车，仔细听他说整件事的过程。对手公司叫龙马广告，这次的项目是一家大型地产公司的所有高级楼盘的宣传任务。在投标结果公布后，龙马广告的预算只比天怡静安的少一万块。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龙马广告的策划思路，也与天怡静安的如出一辙。

施乐怡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初她的上司偷了她的创意跳槽到别家公司，这种事很难找出证据来，常常只能吃哑巴亏。

她说："施总，公司查出来是怎么回事没？"

施林用嘴角笑了笑，用力握了握方向盘。他说："听说你之前是在MO做，以后要多多指点啊。"

施乐怡笑说："哪里，只是背了个跨国公司的虚名而已。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指教。"

施林"嗯"了一声，犹豫了一下问，"你知道你去哪个部门吗？张总神神秘秘的都没跟我们说。"

施乐怡笑笑，说："还不太清楚，只是要求我带几个客户过来。"

"哦？那厉害啊，一来就给公司做了实际的贡献。"

施乐怡叹口气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打工的，也只能这样了。"

施林点点头，说："是呀是呀。"眼神中自然多了一丝防范。

施乐怡在此之前就调查过施林，在广告界做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案子做了不少，只是没有特别拔尖的。老张这回招她来，就是想让她与施林分权，为公司开辟新的路线。从今天开始，天怡静安的人马会分别以她和施林为中心分为两组，在内斗中分别往前冲。施乐怡知道，无论是自己还是施林，都不过是人家手里的一枚棋子。她厌倦这样的生活，却又不能怎样，不顺从？那生活就会将她厌倦了去。

她说："施总，不如今晚一起吃饭吧。"她想，在开战之前，不如先友谊一下。

施林眉头一挑，说："好啊，我请。但是你别叫我施总了，叫我林哥吧，谁让咱们同姓呢。"

第14节：剩女似一种病(14)

他轻佻的模样让施乐怡不舒服，但她相信，今天之后，他会自己改正的。她说："好啊，林哥。"

男人好色，就像狗改不了吃屎。其实越是不动声色才会越令人着迷和害怕，施林的一个眼神，便泄了他的底。在施乐怡看来，他至少不会是一个过于高深的人。

与庄明朗和小王一样，施林带施乐怡去酒店放下行李，就去了一家西餐厅。施林很绅士地为她拉了椅子，他说："从你的广告创意来看，你应该喜欢这种气氛的地方。"

施乐怡俏皮地说："你还调查过我呀。"

施林眨眨眼，说："行业信息嘛。而且我去过MO，之前应该见过你，在展厅里看过你的一些作品。"埋着头的施林，一边说一边抬起眼皮看她。像个纯情的小男生。

"是吗？"施乐怡说。

"是三年前吧，当时是随广告协会去参观的。"顿了顿，施林又缓慢地补充道，"有缘啊。"他又用眼皮瞟了一下施乐怡，施乐怡克制着怒意，微微地笑着。

施乐怡记得那次参观，庄明朗就是在那时出现的。但她对施林说她都不记得了。她举起杯来，与施林碰了一下。

大半顿饭的时间过去，施林一直控制着他的眼神不要乱往施乐怡身上瞟，施乐怡想，看来，他真的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她想今天就算是为以后的冲突先道个歉吧，便频频地举杯敬他。一瓶红酒喝完，施林的眼神便控制不住了，带着垂涎的神情，不断地在施乐怡的脸上和胸部晃来晃去。

施乐怡看看时间，说："今天就到这里吧，改天把嫂子带出来见见，以后逛街好互相有个伴。"

施林愣了一下，嘴里说着没问题。心里却盘算着是哪里错了，怎么这位热情美女忽然做出了冰山状？他大声地呼唤买单，吩咐服务员帮他叫一辆出租车过来。有些愤愤地，送施乐怡回了酒店。

第15节：原罪是一种痛(1)

Chapter02

原罪是一种痛

vol.1

今年的春雨来得很猛烈，电闪雷鸣对于处于平原的城市来说非常可怕，不像山区，一切都像是发生在山的那一边。这里的闪电就在你我的头顶上，用力地将天空撕裂开来。嚓，嚓嚓。

刘明德在交辞职报告的第二天就后悔了，前一天晚上，儿子刘小明的学校又来了交费的通知单，不多，两百块，却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能给儿子一个稳定的物质保障，才是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严。

他战战兢兢起来，害怕自己斗不过李菁，害怕老板再一次地护着她，批准自己辞职。他已经四十二岁了，没有做过什么很有建设性的工作，是很难找新工作的。

整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就冲进王莉的办公室，东拉西扯地与王莉聊天，问王莉觉得他儿子明年考大学选什么专业好。王莉认真地与他分析着，见他心不在焉地，嗯啊哈地附和她，就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王莉说："刘经理，你的辞职报告我送上去了，但我们一路签字下来，都不同意你离职，你说你干吗非要这样呢，你的委屈，公司会想办法给你洗清。"

刘明德忍不住高兴起来，说："真有办法吗？你是不知道，这些天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个强奸犯。"

王莉说："办法肯定是有的，只是我们都还得等着看看欧总的意思。"

症结真的在欧阳那里，刘明德又不放心了，他说："欧总会不会……"

王莉打断他的话，说："你真的放心，欧总也是要讲理的。好多同事都私下里来跟我说了，说你不是这样的人，坐在你们旁边的人都没

有看到过你有那种行为。"

刘明德频频点头，连声说"谢谢"。

其实王莉现在对处罚李菁这件事越来越没有把握了，原本一件简单的事情，被她加上了特殊含义后变得复杂，她不知道欧阳是怎么想的，从那天欧阳赌气让醉酒的她一个人回家后，她就有些把握不住他了，多狠心的一个男人。

也正因为如此，她现在更需要通过这件事来评估自己在欧阳心目中的分量。

她等待着，欧阳给她一个答案。

她到吸烟室点了根烟，才吸一口，就被呛到了，烟雾缭绕间，看见了李菁得意的笑脸，一晃眼，就消失了。

春风是什么颜色，李菁的脸这几天就是什么颜色。见谁都笑兮兮的，每天带不同的吃食来分给大家，整个秘书办的办公室里，每天都飘着不同的香味。

庄明朗是个没有架子的官，只要有空，文件都会亲自拿来给小王。一进门就被这些味道侵袭了，他说："真香啊？你们谁带了好吃的？"

李菁赶忙站起来，将她一大早起来做的点心给庄明朗送上一袋，庄明朗连连推辞，最终敌不过她的盛情，只好收下。

收下就收下吧，不超过半小时，李菁就会跑进他办公室，说还有一样点心，刚才忘给你了。是一个超大的、心形的、草莓酱夹心饼干。

庄明朗彻底被雷到了。但也只得再收下，再道谢。

而后，他就再也不敢去小王她们办公室了，去了也不敢乱说什么，怕被这个女人抓住了把柄。这个女人的底线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她竟然可以在与他相遇时，当着同事们的面，问她做的东西好不好吃。这令庄明朗十分窘迫。

"这完全是中学生的招数嘛！"小王跟庄明朗说。

庄明朗抬起看文件的头说："什么？"

"我说李菁追求你的方式，完全是中学生的招数，以为自己没有暴露，其实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庄明朗说："这话可不要乱说，我是有女朋友的。"

小王说："我当然是不会乱说的，她巴不得我们个个都去给她起哄，给她制造舆论优势，我们才不干呢，她不想想她平时是怎么对我们的。"

"怎么对你们呢？"庄明朗被小王这么一打断，也无心看文件了，不如了解一下敌情。

"你请我吃饭，我告诉你。"小王一下子跳到庄明朗面前，做出不好意思的模样。

"行啊，现在就走。"庄明朗穿上外套，说，"我们这回吃中餐吧，我发现附近有家餐馆不错。"

小王是四川人，吃火锅正好。外面下着冰冷的雨，里面火辣辣的，别有一番情趣。古人是煮酒论英雄，今天他庄明朗是煮火锅，听人说坏话。他在心里笑，没有露出异样来。

第16节：原罪是一种痛(2)

小王说："李菁也爱吃火锅。"

庄明朗说："也是你们四川人？"

"不是，是西北一带的，四川人怎么有那么大的个子？"小王把冷菜倒进锅里，用筷子压了压说，"我们新来的几乎都上过她的当。她家就住在公司附近，房子是公司租的，以前的几个老员工都有这个待遇。她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很热情，主动介绍公司情况了，背底下散布一下老板家的事了。但也经常逃班，前台也不敢管她，她中午回去吃饭，下午三四点回来，前台一样要给她开门，我们新来的都还以为她跟老板有什么关系，有特权呢。"

"那你们上了什么当呢？"庄明朗见她一直没说到重点，有意提醒一下。

"你别急呀，就快到了。她很省的，中午都回家去吃，经常叫新人一起去，开始她叫我们买菜，说她先回去煮饭好加快速度，我们也觉得挺正常的。但每次都这样就太奇怪了，每次问她家里还有什么菜，她永远都只有一根萝卜，有时候连米都没有。有一次最过分了，她说要做正宗的杂酱面给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吃，我们都到她家了，她说她家没有酱了，让我们出去买，还要多买一根黄瓜，结果，她的面里也就这两样东西。一个月的时间，倒有大半个月是我们这些新人在给她出伙食费，你说是不是上当？"

庄明朗忍不住笑起来，这样极品的人他倒是没有见过。但他作为一个男人，对女人们爱占小便宜的事情，倒不怎么计较，像小王，不是也老让他请吃饭吗？

小王见他不太有反应，忙说："你知道在此之前，同样被赶去买过酱和黄瓜的人还有谁吗？"小王神秘地笑笑说，"是人事部的经理王莉。"

庄明朗"哦"了一声，她明白小王在暗示那天她们吵架的事情。他有些后悔听小王嚼舌根了，严重怀疑自己因为施乐怡的抛弃而精神不再正常。

"你知道她的爱好是什么吗？"小王接着说。

"什么？"庄明朗挟了块羊肉放在嘴里，随口一问。

"到健身房、到比较高级的K房、酒吧、高级住宅小区去转悠。"

"为什么？"

"你猜！"小王神秘地笑着，庄明朗想了许久还真想不出来。

"她去遇有钱的男人了。"小王大笑起来，庄明朗一时间不能反应过来。

健身房了、K房了我都还能理解，那些高级小区她一个外人怎么进得去？

她假装跟中介公司去租房子呀。

见庄明朗幡然醒悟的样子，小王继续解释，"她以前就教育我们，说想嫁有钱人，首先得解决"遇到"的问题，否则身边就只有自己的老板一个人，这样成功的几率太小，说人家有钱人自己开车，我们坐公交车，人家不按时上下班，我们天天关在公司里，是连遇都遇不到的。她嘴上不说她的目标就是这样，但三十三岁了没嫁人，没恋爱，还瞧不上收入低的同事，一下班就跑美容院、健身房，不但把着公司提供的房子，还花高价去租了高档小区的房子住，还能是什么目的呢？她的钱都花在这上头了。我们说她想钓金龟婿吧，她还不承认，非说她这都是假象。"

第17节：原罪是一种痛(3)

庄明朗笑起来，说："我知道她这个口头禅。不过，现在的女孩想嫁有钱人的心情我都还能理解。但有钱人也不是个个都天生就有的。也许找一个能干的，过几年就有了。"

"青春不等人啊，男人有钱了就想找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了。所以很多人都不愿赔上青春去等。你看公司的前台，大多数都做不满半年，她们不是来工作的，是来寻夫的，见没有合适的，立马就换地方了。"说完小王又补充道，"所以像你这样很年轻就很有成就的人就成了目标了。"

庄明朗不置可否。

小王越说越起劲，冷哼了一声说："其实，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是只可能发生在美女们身上的。"她边说边悄悄瞅庄明朗。

庄明朗笑笑，没有回话。小王说了句大实话，但作为一个有原则的男人，他不能予以肯定。当然，他也没有顺势夸小王漂亮。

突然，庄明朗想起了施乐怡，她会不会也是留着自己即将扫尾的青春，去找一个条件好的又愿意结婚的人呢，若不是，为什么要急着分手?

小王见他沉思起来，立马保持了安静，埋头吃饭。她原本想请庄明朗帮忙的话也活生生地咽了下去，她感觉现在可能不是时候。

吃完饭，庄明朗又回公司去加班，一进入工作状态，他突然又想明白了，凭施乐怡的样貌、才华和能力，她与李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她本身就在一堆有钱人里混，根本不需要特别去找，以施乐怡今天的成就，早已不是三年前那个小女孩了。再者，若为了钱，也不用还他那五十三万。五十三万，对她来说，并不是小数目。离开他的原因，也许还是青春的短暂和对家的渴望。

这样想着，他心里才又舒服了一些。

一边庆幸过去的感情确实存在，一边拨了施乐怡的电话，他想再哄她一次。可没想到，此号码已经注销了。

vol.2

施乐怡刚换了北京的手机号，就打了个大胜仗。一家国有电子产品公司产权改组后，有大量的90年代的旧货需要处理。有玩具，有游戏机，有家居用品。在施乐怡的策划下，这些产品顺利地实现了它们另外的价值。施乐怡说服电子公司的老板，与天怡静安合作，电子公司出物品和资金，天怡静安出管理和策划，在城市的边缘租下几个古老的仓库，搞了个九十俱乐部，来这里玩的人，可以从任何一个细节回到九十年代，大到重要历史事件的讲解和重温，小到可以穿上九十年代最流行的健美裤，吃当年最流行的吃食。

这次的成功，令施乐怡再次在天怡静安站住了脚。原本她带过来的客户，因为合约问题，只能给她一些小项目做的失望，因这次的胜利，得到了弥补。老板张全林原本有些皱着的眉头，一下子就全打开了，乐呵呵地说："乐怡啊，小项目就小项目，待他们与MO的合约完了，我相信凭你的能力，是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的，我对你很有信心呀。"在庆功会上，张全林频频举杯敬她，发表讲话时，说这次的成功很有意义，投入小，收获大，这是天怡静安一个很大的收获。之前埋怨施乐怡钻空子只带了客户没带大项目的情绪完全没有了，夸得施乐怡自己都不好意思。这晚，张全林故意只字未提施林对公司的贡献，这令整个会场的气氛都有些尴尬。

第18节：原罪是一种痛(4)

施乐怡主动去和施林喝了一杯，施林说："要小心啊，糖衣炮弹来了。"

施乐怡笑笑，说："有什么办法呢，老板的目的，永远都是要我们给他挣比上一次多的钱。否则啊……""连脸色都不好看。"施林补充道。

两人一起笑起来，很像一对融洽的同事。

可施乐怡知道，施林已经在悄悄接触她那几个客户了。客户那边早有关系好的朋友将消息传给她。

施乐怡没有想到，施林使的是这样的招数。起初她还在想，施林是想把客户拉到他手里，去掉她在天怡静安的初步价值？还是想卷走客户，来个走为上策？现在，施乐怡不用担心了，这次的成功，成功地瓦解了第一个方案的可行性。

施乐怡用手拐了拐身旁的施林说："林哥，你喜欢看《红楼梦》吗？"

施林说："不喜欢，那是女人喜欢看的玩意儿。"

施乐怡说："我建议你看看，特别是第十二回。"

第二天，一大早施林就大笑着奔进施乐怡的办公室，他说："乐怡啊，我可不是色狼。"

"啊？"施乐怡不明白他的意思。

"《红楼梦》第十二回是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我昨晚恶补了一下，虽然我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被你嫂子骗去结婚了，但现在还是很忠心的。而且也不喜欢王熙凤这种女强人。"他特意看看施乐怡说："漂亮是漂亮啊，可惜我不好这口。"说完他便出去了，不给施乐怡任何说话的机会。

施乐怡笑起来，施林是从他们第一次一起吃西餐时，他失态的眼神上想了。

做贼心虚！

《红楼梦》第十二回是：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调戏王熙凤的贾瑞，最终的死因并不是王熙凤设局把他弄病了，而是他看了风月宝镜的正面。人们做事情往往太主观，只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完全忘了客观的环境。施乐怡能把这些客户带过来，因为这是她一手经营了三年的成果，在同行和客户的潜意识中，客户跟她走是正常的，信任度在那里，广告思路和质量都可以延续。就是这样，她也得低调行事，等待对方和MO的合约结束。把自己养肥的猪杀来吃，和临时抢别人的猪来吃，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想在一个行业长久地做下去，至少表面的名声和正气，是必须维护的。

施乐怡原本希望她和施林能长期对立下去，老板在享受这种左右摇摆的快感时，不会凡事都盯着一个人，可以有些喘息的机会。

可惜是不能了。

不再犹豫，施乐怡抱起文件，走向老板的办公室。送上一份天怡静安给欣欣公司的报价单，没有呈送人，只写了个日期，是一个星期前。

施乐怡说："张总，这一份不是我传过去的，实际上现在也没有到正式报价的时候。他们和MO的合同要三个月后才结束。"

张全林想了想说："也没有人给我报告过发展新客户的事，何况是这么大的一个客户，不可能不告诉我。"

施乐怡说："这文件是在欣欣的一个朋友复印给我的，报价比我之前私下里跟他们提的低了百分之五，其实和他们的合作，价格上不需要这样。"

第19节：原罪是一种痛(5)

张全林立马把秘书叫进来，让她去查这文件是谁发到欣欣公司的，他转过头来又安慰施乐怡，"乐怡呀，你可不要多心，这事绝不是公司的意思，你带过来的客户，还是由你跟，这样我才最放心。这肯定是有误会，公司绝没有要拆台的意思。"

施乐怡笑笑，点点头。

这件事在公司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查不出来是谁，张全林便开大会警告所有人，不管这件事是不是故意做的，抢同事客户的人，是不允许在天怡静安继续做下去的，要团结呀，各位。张全林苦口婆心地说了一下午，又规定了一些制度，以后凡是大客户，报价这关必须要他签字才能往外发，违者一律开除。

什么叫雷声大雨点小，这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全公司的人都知道这事必然是施林做的，除了他和施乐怡，这样的大客户别人是接不下来的。

张全林把桌子都要拍透了，就是没有点出施林的名字来。

施乐怡坐在角落里，远远地看着坐在老板旁边的施林，耳根泛红，眼睛直直地盯着窗外。

报价单上施林的名字是她故意抹掉的，用张小纸条把施林的名字盖住了，再复印一份。不是她心地善良，而是在张全林心目中，施林远远没到非要除掉的地步。他还能为公司挣钱，也曾经为公司挣过不少钱。

她一个打工者能有多大权力呢？无非就是在老板想对这人下手时推一把，老板想保这人时给个理由。

何况施林的底还没有摸清，他是一时冲动？还是幕后已有平台支持？施乐怡还不是十分清楚。

所以，这次出手，是一次敲山震虎。

也只是一次敲山震虎。

晚上，施乐怡没有加班，开着车在北京城里转了转，北京实在是太大了，从地图上看，她花了三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还在同一个城区里晃。她把车开到天安门，小时候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时就想来看看，可惜上学的时候没钱，工作了没有时间，好不容易混成管理人员有半个月的年假了，又记挂着庄明朗一个人在家没饭吃。用王莉的话讲，她就是一个土包子。

施乐怡用手机拍了照，发给王莉，她发短信说：怎样？你也来吧，我们一起从头开始。

王莉不耐烦回短信，直接回了电话过来。

她懒懒地说："怎么？真的下决心留下了？"

"是。"

"那我把你的家当托运过去？"

"不用，我回去拿吧。下周我把手里的事情处理一下，请几天假。"

虽然已经对庄明朗死心，但在施乐怡的潜意识里还是希望可以从王莉口中知道一些他的情况。谁知门铃响了，王莉急着挂电话。她说："好了好了，肯定是欧阳来了。"

vol.3

打开门，却不是欧阳。

"你好，我叫伍仁兵。"站在门外的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块表说，"王小姐，你的表落在我们酒吧了。"

王莉诧异地接过表看了看，确实是自己的。

伍仁兵笑笑说："你不记得了吧？你上次在我们酒吧喝醉了，是欧队把你接回去的。我是他的老部下，也是酒吧的老板，上午在楼下看到你出去，晚上就找上来了。"

第20节：原罪是一种痛(6)

"什么欧队？"王莉不明白。

"就是欧阳清，十五年前，我在他的队里当过兵。"

这是第一次，王莉接触到与欧阳有私人关系的人。她像中了彩票似的将伍仁兵让进屋里，又是倒茶，又是道谢。

伍仁兵倒也不客气，各个房间自行参观，点点头说："你这里不错，干脆我家照你这风格装修算了。"见王莉疑惑又说，"真是巧，我上个月在这里买了房子，今天是带设计师过来看看，准备装修好了自己住，谁知竟看到了你，下午回酒吧拿了你的表，让保安带我上你家来的。"说着他看了看墙上的钟，说酒吧正是忙的时候，他该走了。

他写了电话号码给王莉，说："我家就在你的天花板上，以后互相照顾吧。"

王莉赶忙点头，送他出去。

关门声一响，她忍不住笑起来，走进浴室，对着镜子说，你有病啊，有什么好兴奋的。这样的傻事她当然不会告诉欧阳，不能让他知道，她在意他到了这样的程度，从他老婆自杀过一次后，他最怕的，就是王莉向他要求一个结果。

欧阳的生日在清明节，这个时节春光明媚，欣欣向荣。都说这个时候出生的人，长相平凡，却十分有异性缘。王莉原不相信命理之说，遇到欧阳后便相信了。否则，连她自己都不能够解释他们的爱情。

眼看着清明就只差两天，她和欧阳依然处于冷战状态，欧阳对他的两个承诺之一就是自己生日的时候一定和她一起过。欧阳小时候家里穷，为了让他能尽早当兵，过上安稳日子，他爸爸求了村长，把他的生日写到了头一年的11月，随着年底接兵的人去了部队。他老婆是军长的女儿，认识时他就不敢造次，说谎的事被隐瞒下来，多年后，又没有了改正的必要。王莉便是钻了这个空子，才有了这样的机会。

去上班的路上，她一直在想，如何结束这场冷战？被欧阳冷落了这些天，她只求刘明德那边能交待得过去，整治李菁的事，她情愿再放上一放。

一进公司门就见李菁扬起手，啪一声，打在小王的脸上。

王莉愣了一下，赶忙和前台小妹上前去把她们拉开。小王见李菁被王莉拉着，抬起脚就向李菁的大腿猛踢过去。

李菁啊的一声蹲到地上，双手捂着大腿。

小王还要扑上去，被刚好进门的欧阳拉住了。

"怎么回事？你们。"欧阳第一次当众发火。

小王嘴快，说："是她先打我的。"

"你为什么要打她。"欧阳问李菁。

李菁抽泣着说："欧总，她到处说我嫁不出去，是老处女。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李菁抱着头，撕心裂肺地哭。小王一下子找不出反驳的话来，公司里谁不这样说她李菁，可都是背后说的，谁想到她会自己说出来。

还是王莉最了解李菁，为了争到自己的利益，撕破脸闹、放空炮诈对手，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王莉的斗志一下又上来了。阻止了欧阳说话，她说："小王，你今天几点来的？"

第21节：原罪是一种痛(7)

"刚进来，一走到前台，她就扑上来打我。"小王的声音哽咽了。

王莉又问李菁，"小王是什么时候说你的。"

李菁随口说是昨天。

"她跟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李菁说："这我得为朋友保密。"

王莉说："那就是没有证据喽。"

"当然有。"

"那你说啊，没有证据就是诬陷。"王莉转头问小王，"小王，你到底说她没有？"

小王反应很快，说当然没有了。她又大声说："我昨天一天都是在庄总的办公室里整理文件，若是说了什么，那就是对庄总说的。"

来围观的人都看向了刚进门的庄明朗，他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

王莉说："庄总，你昨天跟李菁聊过什么吗？"

庄明朗摇摇头，说昨天并没有跟李小姐有什么工作需要交流。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李菁抹了抹泪，一瘸一拐地走了。她小声地说："你们合伙欺负我。"

站在一旁的刘明德见形势大好，蔫蔫地走到欧阳身边说："欧总，我也是被冤枉的，非礼的事我……"

欧阳打断他说："大家都回去工作吧，以后谁再在公司里闹事，一律扣发当月工资。"欧阳叫王莉到他办公室去，又拍拍刘明德的肩说："你安心工作，辞职的事不要再提了。"

大家散开，让出路给他们俩走，小王在后面拉了拉王莉的衣服，悄悄说："昨天老女人看到我和庄总一起吃饭了，结账时我看到她躲在角落里。"

王莉冲她笑了笑，赶着欧阳的脚步上楼去。

欧阳的办公室里，王莉乖乖地坐着。

欧阳说："你想干什么？员工吵架你不但不平息，还火上浇油。那小王难道真的没有说过李菁？"

"说了，而且是全公司的人都在这样说她。"王莉认真地回答。

"那你是为什么？"欧阳用手指头敲了敲桌子。

"你难道不明白吗？李菁是冲着庄明朗去的。"王莉反问他，"这些年谁不在背后说她是老处女，嫁不出去，怎么突然就要计较了？还有上次，刘明德非礼她的事，也不过是她想换个位置离庄明朗近一些的手段。她这样的行为对公司有什么好处？看上个男人，就把同事们当垫脚石。见上次诬陷刘明德非礼的事得逞了，昨天小王和庄明朗吃饭，走得近了些，她又想用同样的方法，把小王闹臭。她为了找个男人都变态了你看不出来？你还一次次成全她！"

王莉说着便哭了起来，哽咽着说："你不明白，一个年纪大的女人，想嫁出去的那种心情，杀人的心都是有的。"

说到这欧阳又不便说话了。他点了枝烟，沉思了一下，让王莉把眼泪擦干，把副总经理老余叫来。

王莉一边擦泪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想起件事来。她回头说："喂，你让我打听的事我查到了，老余的老婆从明年二月退休，现在能管的事越来越少了。"

欧阳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老余进来，欧阳让他把这些天跟李菁有关的员工纠纷调查、处理一下，做错的人要有处罚，要通报批评，以正公司的风气，以免再有人在公司里闹事，影响正常的工作。

第22节：原罪是一种痛(8)

欧阳说得很严肃，老余答应得很诚恳，可他却没有要出去的意思，他搓了搓手说："不知庄总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欧阳说："这跟他有关系吗？"

老余说："我和李菁也是同事多年了，她的心思我知道一些。庄总也是厉害，一来就把我们这老姑娘的心思给勾了起来。一个巴掌拍不响，我怕庄总那边……"

欧阳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这样吧，让明朗和你一起处理这个事，或者你协助他处理，他虽然只是来帮我们上市的，但也背了总经理的名声，干脆找点事情给他做。"

老余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连连称是。眼角的细纹微微地含着笑意，这位总经理的到来着实把他吓了一跳。这么多年也没说他老余是副总，怎么突然来了个年轻人，就说他是副的了呢?

老余不好再多问，欧阳能跟他暗示庄明朗的用处，已是件大好事了。他兴高采烈地去找了庄明朗，话里话外地夸他很有女人缘。

他一出去，站在门外的王莉就走了进来，直冲欧阳笑。

欧阳伸手捏她的脸，"怎么？你又高兴了？"

王莉说："你这招太狠了，让庄明朗去处理，李菁怕是得死心了。"

欧阳轻轻地笑笑，其实他主要是想给庄明朗一个面子，前天他亲眼看到庄明朗为了躲李菁，原本要下班了，又退回办公室去，等李菁走了再出去。今天王莉一说他就全明白了，也因此相信了王莉的说法。

想想李菁确实是有些得寸进尺，庄明朗又是他特意高价请来的，给他个面子，应该。男人嘛，都怕被一些无谓的女人缠上。至于王莉，就让她认为这场"与他老婆的暗战"是她赢了吧。反正也是最后一次了。

欧阳将王莉抱进怀里，他说："明天我去杭州出差，你跟我去吧。我抽两天时间陪你玩玩。"

"嗯。"王莉搂紧他，终于，心情又平静了下来。

vol.4

李菁被扣了一个月工资后，在公司里沉默了很多。公司在月报上，不指名地批评了一些员工，尤其是老员工，带头在公司闹事，影响工作环境。公司分别对闹事者做出扣发一月和半月工资的处罚。受到不良影响的员工，将得到1000元的安慰奖金。

小王虽然庆幸李菁得到了报应，可自己被牵连扣了半个月的薪水还是心痛得要死，早知当时就不踢李菁那一脚了，做个受害者也许还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处理结果是由庄明朗亲自告诉他们的，用余总的话说，小王是庄总的秘书，还是由他说比较好。

庄明朗严肃地说完处理意见。

小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下头。

李菁立马眼泪就出来了，怨恨地看着庄明朗，这些天她哭了很多次，唯独这次是真的伤心了，为什么她全心全意爱着的男人要这样对待她呢？难道他是铁石心肠？她没有去想事情本身她是不是有错，只是从庄明朗这些天的眼神中看来，他分明是知道自己对他有意的，为什么他还要当面做处罚她的事情？就算他不爱她吧，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深爱着他的女人？由别人来说不行吗？他分明是一个有风度的男人。

第23节：原罪是一种痛(9)

庄明朗在她的怨恨眼神之下，努力保持自己严肃的表情。继续对她俩在公司里打架的行为，加重了批评的语气。完全漠视她的眼泪。

突然，李菁哭得更伤心了。她终于明白了庄明朗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拒绝她，难怪有几次下班时，庄明朗都到了电梯口，一见到她就说要回去拿东西。那时就觉得像在躲她。

她越发地伤心起来，她还没来得及向他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呢。比如说她的文章写得很好，常常发表在报刊上；比如她有那么一小群粉丝，撺掇着她出一本散文集；比如说她为了他买了好几件漂亮的衣服，一件都没来得及穿给他看；比如她确实还保有处女之身这个信息，还没来得及传达给他……

庄明朗和小王都不去劝慰她，任由她独自承担自己造成的恶果。

许久，李菁自己走了出去。背影落寞得有些凄凉。

小王低声说："也许她这回就死心了。"

庄明朗在心里说了句，但愿吧。李菁直愣愣看着他的眼神，令他害怕。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女人，还没有见过面，就盯上了一个男人。参与这次调查，就像一次变态之旅。余总没有点破这一切跟他有关，但事情交给他来处理，他很明白其中的原因。

这个世界，真是怪啊。

下午，在茶水间里，刘明德非说要把自己的一千元奖金给小王，补贴她这个月的零用。

小王就是不要。她说："姐夫，上个月我还存了些钱，这钱你给小明存好，后面还有好多要花钱的事情。"

"怎么？小明的事庄总答应了？"刘明德一脸兴奋地追问。

"没，我还没说呢，这两天就说了，我想凭我们小明的成绩一定是可以的。"

刘明德笑笑说："是啊，这小子的成绩没得说。"他又问小王现在和庄明朗的关系怎样。

小王说："他人挺好的，还请我吃过几次饭，没有什么架子。"

见有人进茶水间，他俩立马停止了这个话题。

小王说："姐夫，明天就是清明，我正好调休，你和小明记得请假，要去给姐姐扫墓。"

刘明德点点头，先出去了。

小王随后去了庄明朗办公室，吞吞吐吐半天才说："庄总对不起，我有个请求。"

庄明朗说："什么事这么言重？"

小王吞吞吐吐地说："是……是上个星期吧，你让我复印的那个文件，就是公司准备资助五个高中毕业生去美国上大学的文件。"

"那个文件出问题了？"

"不，不是。"小王的声音越说越小，见庄明朗着急得自己去翻那个文件看，忙稳定情绪说，"其实我是想请你帮个忙，可不可以优先考虑一下我的侄子，也就是行政部经理刘明德的儿子。他今年高三，成绩非常好。"

庄明朗笑起来，坐回位置上。"小王啊，那个文件老板还没有正式批呢。"

"啊？"小王的脸通红了，竟然没有看清楚文件就乱来求情。她连声说着不好意思，便退了出去。

到门口又被庄明朗叫住了。他说："小王啊，我希望这个文件公司没有公布之前，你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

第24节：原罪是一种痛(10)

小王心里一紧，打鼓般地咚咚狂跳，僵硬着脖子，点了下头，就赶紧出去了。

庄明朗看着自己公司的会计师刚刚发来的，关于把大成科技员工的两张工资卡合并成一张，以规范税金的交纳，增加员工交税的金额，提高企业社会贡献率的方案叹了口气，万一小王看到这样的文件，怕是问题就大了。很多事员工们是想不到背后的原因的，不知道就只是几十块钱的事，知道了就会令人心寒。

vol.5

清明的下午，一到杭州，王莉就拉着欧阳直奔西湖而去。她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都看过《新白娘子传奇》。清明时节，白娘子找到了许仙，在一条乌篷船里，一把伞借出去，便成就了千年的爱恋。女人的爱情梦，千百年来，就没有改变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欧阳赖在沙发上说："下雨，到处都是湿的，等晴了再去。"

王莉不干，说这样才更有意思。她从酒店里把他拖出来，买了把纸伞打上。一路上很多青年男女在撑伞游玩。王莉说看吧，是不是人很多。王莉让欧阳看那些打单的男女，"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欧阳答不上来。

王莉神秘地一笑，"他们在等人去借伞，顺便把人也借出去。"

欧阳玩笑说："要不你也去借一把试试。"

王莉不高兴了，在他背上打了一拳。

她挽着欧阳走上断桥。蒙蒙细雨，渐起白雾，笼在西湖之上，似梦，又似掩起了神秘而又凄美的从前。细雨从伞尖上往下划，落了很多在欧阳的肩上。王莉为他拍落水珠，把头搭在他的肩上。

美景当前，佳人在怀。渐渐地，欧阳的心也静了下来，他亲吻着王莉的发丝和耳垂，弄得王莉痒痒的。

她躲他，他又凑过去。

嬉笑间引来不少人的侧目。

相差十五岁的恋人，怎么会不让人侧目?

欧阳看着她羞红的脸，自然的纯美令他的心脏漏跳了一拍，这分明是他初识时的王莉。现在说分手好像太残酷了，他突然有些心痛这个女人，他改说："那天对不起，没有送你上楼去。"

王莉愣了一下，欧阳从来都是不主动回顾他们的矛盾的，她感觉到了不妙。

王莉笑笑，说算了。她又靠回他的肩上去。

欧阳犹豫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去年我老婆自杀过后，你也知道，我肯定是离不成婚了，你有没有想过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

王莉直直地望着他，说："等我爱不动了再说吧。"她的眼睛湿润了，她觉得欧阳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他不应该让她有选择。有了选择，结束也就不远了。

欧阳心里一酸，勉强挤出一个笑来。分手的话，没有说出来。

王莉没有了玩兴，说我们回酒店去吧。

欧阳被安排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坐着，点上烟，看着表，20分钟后王莉才准他上去，这姑娘会搞出什么鬼来呢? 放好洗澡水? 把自己包起来送给他? 还是倒好上两杯酒，穿上性感的裙子?

第25节：原罪是一种痛(11)

欧阳无奈地笑笑，王莉不知道在他老婆自杀后，他和一双儿女有一个约定，在一年之内，一定与王莉断干净了。否则儿子和女儿就把妈妈接到国外去，再也不理他。他已经将王莉现在住的房子过到她的名下，还有上次送的车，加上一百万的现金，是他目前能想到的可以给她的补偿。原本他不知要怎么开口，近一个月来，王莉对婚姻的渴求让他感觉到了契机。但今天王莉的态度又让他有些担心。

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王莉打来电话叫他，他才回过神来，奔房间而去。

王莉似乎什么都没有做，房间没有变化，她的人也没有变化。欧阳在各个房间找，说怎么连个生日蛋糕都没有呢？他转过头"瞪"王莉，说："不会今年什么礼物都没有吧。"

王莉指指自己，"我不是礼物吗？"说着，她开始脱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地钻进被窝里去。

欧阳看着她妙曼的身体，似乎比哪一次都要漂亮。他跟着趴上床去，说："吃蛋糕喽。"

她翻爬起来吻上他，反被动为主动，"谁吃谁还一定呢。"他从来都不是她的，所以她也从来都不吝啬她的主动。

欧阳醒来时已经半夜了，床头的灯开着，王莉的膝盖上放了个蛋糕，见他醒来，便点上蜡烛。她说："反正你的生日是乱过的，现在只是过了几个小时而已。"

一天没吃饭，欧阳确实是饿了，吹了蜡烛，便大口地吃起来。

王莉说："其实我还送了一件礼物给你。"

"什么礼物？"欧阳放下蛋糕到处看。

王莉神秘地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一连几天，他们再也没有出去，情欲的疯狂像要迎接世界末日的来临。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房间里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互相

依偎着，欧阳前所未有地回顾了一次他们认识的经过。

王莉考他，"你记得我们是几号认识的吗？"

欧阳说："你来面试那天呗。"

王莉追问是几号。

欧阳笑说回去找人事部查查。

王莉用脚踢他，说："笨！就是今天。"

"今天？4月8号？"

"当然，我是不会忘记的。"王莉搂上他的脖子，把他嘴上的烟拿下来。

欧阳挣脱她，从床上坐起来，说："那我们在一起整整5年了。"

"那是。"王莉用手指划着他的背说，"你都从奔四变成奔五了。"

欧阳笑笑，"是啊，我老了。"他回过头看王莉，很严肃地说："你是该找个归宿了。"

王莉笑说："你怎么又说这个。"

欧阳把她手里的烟拿过来点上，背对着她说："真的，我已经把房子、车子都过到了你的名下。还有一百万的现金，我已经打在你的卡上了。"

他始终没有回头看她，烟雾在他眼前缭绕，他看不到背后，王莉打湿的双眼。

王莉笑说："这是终审了？"

欧阳点点头。

王莉又笑说："是为什么？"

欧阳叹口气，"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年纪也大了，真的，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

第26节：原罪是一种痛(12)

王莉沉默了半晌，说了句谢谢。

欧阳烟头上的烟灰集了好长一条，手一抖，就全掉在了被子上。

王莉起身穿了衣服，收拾了自己的东西，走出房间。

他们之前约定过，绝对不缠着对方不放的。

王莉怎么也没有想到，欧阳这次带她出来，竟是为了分手。

vol.6

两周后，王莉才到公司露面。看她完好无损，欧阳的心才放下来。他接收了王莉的辞职报告，问她还有没有什么要求。

王莉冷冷地说："一百万不够，再加五十万。"

欧阳有些惊奇，王莉从来都没有主动跟他要过钱，或是东西。但他点了点头，说："马上就汇到你的账上。"

王莉说："你不用还我钥匙了，我已经换了房子的锁。"说完，便走了，没有跟公司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

欧阳心里有些堵，这个女人没跟他闹，失落感一下就贯穿了他的心房。

又过了一个星期，人事部请了新的经理，公司里这才炸开了锅，无缘无故的，怎么就这样了？很多以前跟王莉关系好的人变得很紧张，不明所以的恐惧在公司里蔓延。连月报上也没有说更换的原因。

公司里只有李菁很高兴，蔫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她又抬头挺胸起来，她断定，王莉的消失与她的告密信有关。

欧阳到底还是一个明智的老板啊！

李菁嘴里哼着歌，斜着眼睛看坐在斜对面的小王，盘算着怎么才能把她也收拾了。

小王发现后回看她，用鄙视的神情和充满玩味的冷笑。

气氛越来越紧张，周围的同事感觉到后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突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找小王。他说："你好，我是庄总的秘书赵诚。"

小王站起来尴尬地笑笑，说："不好意思啊，请你再等10分钟，我马上就收拾好。"

赵诚出去后有好奇的同事过来问，"那是谁啊？"

"哦，那是庄总的正牌秘书，听说是老搭档了。"小王笑着说。

"那你呢？"

"我本来就是临时来顶一下的，他来了，我就不用同时做两个部门的事了。"说到这里，小王的口气也有些酸了，虽然这一切早就注定，但在她的潜意识里，总是觉得，失去这个职位，是因为她向庄明朗讨人情造成的。

她觉得自己笨极了。

对于讨情这件事，庄明朗是有些介意的，秘书的工作太过接近事务的核心，他不可能时时刻刻防着自己的秘书。赵诚是他的高级顾问，也是他的大学同学、公司的合伙人，为了给小王一个台阶下，只好先安个秘书的名分。

庄明朗递给赵诚一枝烟，说："先委屈你了，过段时间你的办公室弄好了，就搬过去。"

赵诚摇摇头，说："跟女人有关的事就是麻烦。"

庄明朗笑笑说："算了，想想以后怎么赚奶粉钱吧。"想起赵诚被女友逼得奉子成婚，庄明朗觉得施乐怡算是善良的了，若施乐怡也来这招，从小就没有父爱的他，怕是就范得比谁都快。他妈妈前两天还打越洋电话给他，说是什么时候让她抱孙子，她什么时候回来。

第27节：原罪是一种痛(13)

庄明朗从抽屉里拿出个红包递给赵诚，他说："你结婚我也没去成，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赵诚坏坏地笑，把红包推过去。"哥们儿，同学一场，你连我都算计啊？"赵诚把身子缩到沙发一角，做出很害怕的样子。

庄明朗奇怪地说："我算计你什么？"

"你别装了，我陪我老婆去妇产科的时候可是亲眼看见你们家施乐怡了，还有个医生跟她说，不能生气，要动胎气的。"赵诚看了看红包，说，"你这一送给我，没过几天我再还礼，我还得多送。我老婆可说了，让我们俩谁也别送谁的。"赵诚站起来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我老婆是谁啊，那可是咱们班专管班费的。"

庄明朗的脑袋嗡一下就晕了，施乐怡不是去北京了吗？怀孕了？不告诉他？

vol.7

庄明朗疯了一样地找施乐怡，所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他都问遍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施乐怡现在的联系方式。每天晚上，他都躺在床上想，还有哪个朋友是他没有找过的？他猛地坐起来，对了，施乐怡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以前一有事就打电话跟她倾诉。可惜这人一直在做二奶，因此从来没有在庄明朗面前曝过光。

庄明朗失望地躺回床上，以前就不应该那么强烈反对施乐怡跟二奶交往的。他双手抱着头，在床上翻滚着，对自己父亲的恨意又燃烧起来，若不是他常年包二奶，自己也不会那么恨那些人，今天也不会找不到施乐怡了。

庄明朗渐渐地就有些疲倦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也懒得出去吃，打电话叫个三明治，一边吃，一边恨不能将头埋到电脑里去大喊一声：施乐怡，你给我出来！

赵诚在旁边看着直摇头，嘴里说，"没想到施乐怡比我老婆还狠，也许她想多年以后，把孩子培养成国家领导人之类的，再来告诉你，这是你儿子，但他不可能认你了。"

庄明朗气愤地瞪着他，赵诚收敛了一下表情说："好了好了，我做回好人。按我的经验，女人到医院做产检，都是有规律的，她既然跟我老婆是同一天，下回你跟我们去不就行了。或者你直接陪我老婆去，反正施乐怡也认识我老婆，不会误会你的。"

庄明朗叹口气说："行啊，以后你儿子管我叫爸爸得了。"

赵诚打了个响指，说："行了，会开玩笑就代表不会自杀了。"转身走时，他又说，"不过接下来当和尚的日子，和死了也没什么分别。"

赵诚的幽默是京派的，从上大学起，来南方这么多年，依然保持着贫嘴的习惯。与庄明朗的成熟男人风格不同，他就像一个在野地里乱跑的大男孩，对纯情小女生特别有吸引力。来了没两周，就都哥哥妹妹地叫上了，但他唯独不跟李菁乱开玩笑，庄明朗没有提醒过他什么，像赵诚这样每天被老婆搜得只有一百块钱的人，李菁肯定瞧不上。

赵诚不跟李菁开玩笑不为别的，只是李菁的眼神告诉他，这姐姐渴得太久了，谁去浇灌，谁就得玩命。

他偶尔叫她一声"李同志"，算是在同一个办公室的过路礼吧。

第28节：原罪是一种痛(14)

李菁对这一点非常不满，起先她还主动凑过去和他们说说话，后来就变成了制止他们上班时间说笑。赵诚确实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可他对她不重视的态度，让她非常没面子。

这天她正在接陆莹莹的电话，赵诚又和几个小姑娘在说说笑笑，李菁请陆莹莹等她一下，站起来就开骂，"你们闹什么闹，我正和老板夫人通话呢，你们小声点。"

所有人都噤了声，赵诚冷冷地看了李菁一眼。

李菁对着电话连说对不起，说公司里的新人不太懂事。陆莹莹依然亲切地说："没关系，你是老员工了，多管管她们就行。"

一听这话，李菁美得不行了。连说："好的好的，我会尽力的。"

陆莹莹又关心了一下李菁的个人问题。"有没有找到男朋友啊，我给你介绍啊。"

李菁当然希望陆莹莹介绍了，她认识的人档次还能低了？可惜每次陆莹莹都只是说说，没有什么下文，她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她说："您那么忙，就别管我了。"

陆莹莹这才开始说正题。"听说你们公司人事部的经理换了，你知道以前那个王莉去哪里了吗？"

李菁觉得奇怪，陆莹莹问王莉做什么。她说："我不知道呢，我给你问问别人，有消息再告诉你？"

陆莹莹说："不用不用，我就是以前见她有条项链挺漂亮的，想问问她在哪买的，想买给我女儿。你不知道就算了。"顿了顿。陆莹莹又说："要是有消息，就顺便告诉我一下。"说完，便挂了电话。

李菁见同事们都在关注她，故意拿着电话继续说："没有了，同事们工作都挺认真的，刚才是讨论得有些兴奋，呵呵，你放心，员工们都挺好的。"

她又嗯啊哈地说了一会儿，才挂掉了电话。

这回，看谁还敢得罪她。

李菁的狗腿行为虽然令人讨厌，但确实能吓着一些人，否则她也不能在公司里嚣张那么久。像她这样的脸皮，若是她知道自己当初的一个无意识行为，使得欧阳和陆莹莹没有离成婚，估计非让陆莹莹分她些家产不可，这样她也不用为终身大事发愁了。有了钱，还怕没有男人吗?

vol.8

"男人是什么，你知道吗？"王莉问坐在对面的施乐怡。

施乐怡没有想到这次回来，王莉的生活会变成这样。她只好多请了一周的假，陪陪她。还好目前的工作可以远程做，施林刚被打下去，估计不会很快出新招。

施乐怡抢下王莉手里的酒杯，说："你别喝了，你不是想要这个孩子吗？"

说到孩子王莉又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

周围的客人都看了过来，施乐怡只好拖着她走出餐馆。

王莉死活不愿意回家，施乐怡说，那就只好先住酒店了。她扶王莉上车，从她包里拿了车钥匙，开动欧阳送给王莉的车子。

在酒店的大堂里，王莉已经完全站不稳了，一个女服务员帮施乐怡扶着她，前台给她们开了房。

"施小姐，你不是去北京了吗？"突然后面有人叫施乐怡，施乐怡回头一看是以前一个做房地产的客户老吴。忙上前去问好。

第29节：原罪是一种痛(15)

"施小姐呀，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你当初给我们做的广告不错啊，我这次准备再跟你们公司续签广告合同，见你辞职了，还有些遗憾。"

施乐怡脑子一转，说您签了吗?

"已经答应签了，MO明早送合约过来签。"老吴说。

施乐怡见是机会，忙请服务员把王莉先送到房间去，别让她乱跑。施乐怡说："吴总有空的话，我们聊一下？"

老吴看了看表，说："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到咖啡厅坐了一会儿，施乐怡没有直接劝他转头与天怡静安签约，而是把当初一个完整的广告创意告诉了他。老吴说："当初你们的策划里怎么没有这一项呢。你们可真会留客户啊。"

施乐怡笑笑，说："企划要一步步做嘛，一年的时间，只能做到那个程度，有了之前的积累，我们可以在品牌的宽度上有一些拓展，当然，我刚才说的加入慈善的元素，是根据目前的社会环境现加的。吴总在房地产市场做了这么多年，老百姓一年比一年有钱，现在房价又一天比一天高，估计也会开始考虑高级楼盘的开发吧。有钱人的标准和一般人总会不太一样。"

老吴眯着原本就很小的眼睛笑，肥胖的手指冲施乐怡挥了挥说："施小姐厉害啊，连我们这行的发展方向你都知道，现在我不转向你这边都不行了。"

施乐怡说："您要愿意我当然欢迎了，相信策划案的质量对您的公司才是最重要的。"

"那价格怎么样呢？"老吴不笑了。

施乐怡肯定地说："一定比MO的低。国内企业嘛，人工比MO低一些，倒不是我们拍出来的质量不好。"

"呵呵，"老吴笑起来，说，"不如施小姐跟我一起去参加下面和朋友的聚会吧，我们也可以再多聊聊。就在旁边的KTV，说不定还能给你找到新客户。"

事情到了这份上，施乐怡也不好推辞，只好一口就答应了下来。老吴立马给他的朋友打电话，说他会带个美女过去。

一路走老吴一路用手试探着去拉施乐怡的手，他的指头刚碰上施乐怡的，施乐怡便把包背到挨着老吴的这边肩上来，双手抱在胸前。老吴又故意在遇到拐弯的地方，一手伸出去说请这边走，一手扶上施乐怡的腰，手指快速地在她腰上磨擦着。还好，只拐了三个弯，就到了目的地。施乐怡悄悄地舒了口气，她有些后悔主动招惹老吴，太冲动了。她以前就听说过老吴有这毛病，但没想到穷凶极恶到了不要脸皮的地步，一般的方法看来是躲不过去的，施乐怡一边想接下来怎么办，一边便进了房间。

KTV贵宾房里，庄明朗一见施乐怡跟着老吴进来就愣住了，赵诚反应快，立马站起来说："怎么大嫂跟吴总也认识，早知道吴总的单我们就直接请你出马了。"

老吴回头看看施乐怡，说："没想到施小姐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不待施乐怡说话，赵诚就把她拉去坐到庄明朗的旁边，说："我和欧总都可以证明，明朗他今天晚上绝对没有叫小姐。"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施乐怡便不好反驳什么了。大家都在社会上混，总要互相留个面子。而且，也算是把她从老吴手里解救了出来。

第30节：原罪是一种痛(16)

她看了看欧阳，两人点了点头。

庄明朗小声问："你们也认识？"

施乐怡嗯了一声，说以前工作上有过接触。

庄明朗悄悄把施乐怡手里的酒换成了饮料，施乐怡鼻头一酸，心里一暖，女人图什么？不就图关键的时候男人在前面挡一下吗？想想一个女人在外面做事，面对客户时，难免要应酬一下。很庆幸自己不是做业务的，否则令人尴尬的事情会层出不穷。

原来老吴目前真的在建一个高级小区，所有的自动化处理方面都交给了欧阳的公司去做，事情基本谈成了，所以今晚他们才高规格地招待老吴，正事说了一会儿，小姐们就上场了，庄明朗跟欧阳打了个招呼，拉着施乐怡站起来，又跟老吴寒暄了一下，说要先走。

老吴递给庄明朗一杯酒干了，说："老弟这回帮完欧总，可得去我那帮帮我，现在公司不上市，简直太没面子了。对吧，施小姐。"老吴头一次用这么干净的眼神看施乐怡，说："施小姐明天把合约传给我吧，MO那边，我就推掉了。"他写下传真号给施乐怡，送他们到包房门口。

一出门施乐怡就把庄明朗的手甩开了，庄明朗又握了上去，紧紧地，再不放手。

施乐怡说："我还有事呢，你回去跟他们继续玩吧。"

庄明朗赶紧解释自己真的没有点小姐。其实他也是有些生气的，从理智上来说，他知道施乐怡这样的职场女人，偶尔会应酬男客户，但亲眼看到，还是免不了有尊严受损的感觉。

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他又伸手去揽过她的腰。施乐怡没好气地说："你点没点跟我没关系。"她伸手去招出租车，被庄明朗阻止了。庄明朗说："上次在电话里吼你，是我不对，我应该早点去把你追回来的。"

施乐怡不说话，两人你拉我扯地到了停车场。施乐怡不上车，他一放手她就要跑，庄明朗又不敢硬把她塞进去，只好无奈地抱住她说："你别乱动了，小心伤着孩子。"

"什么孩子？"施乐怡呆住了，抬头看他。

"你别骗我了，赵诚在医院里都看见了，你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不是我怀孕！"

"那是谁？"

施乐怡要是说不出具体的人来，他怕是不信。又不好说是陪王莉去做产检，庄明朗若是知道了，早晚欧阳也得知道。不好出卖王莉，她只好耍赖说："反正不是我。"

庄明朗不信，趁她不注意把她抱进车里，说除非施乐怡能证明给他看，确实不是她怀孕了，否则他是不会让她走的。

施乐怡想发火，想想证明给他看也好，省得以后纠缠不清。

vol.9

车开到庄明朗家楼下，施乐怡让他去买根验孕棒。进屋后施乐怡来不及回顾伤感，就要进卫生间试给庄明朗看。庄明朗一路跟着，非要进卫生间去监督。说是怕施乐怡弄些水骗他。

施乐怡天生敏感，说什么也不同意。

庄明朗坏坏地笑，说："你还害羞啊？你哪个地方我没有看过？"

第31节：原罪是一种痛(17)

施乐怡用验孕棒往他脑袋上一敲，说："我受不了这种刺激。"

于是两人就僵住了，她不证明，他就不让她走，他把门反锁了，钥匙紧紧地捏在手里。

施乐怡当着他的面又实在尿不出来，只好发了个短信告诉王莉所发生的事情，嘱咐王莉要好好照顾自己。她怕是两三天内不能去跟王莉会合了。

王莉没有回信息，估计是酒没醒。施乐怡有些不放心她，怕她趁着酒劲儿到处跑。看着眼前的庄明朗，恨不能打他一顿。

实在是站不动了，施乐怡倒到沙发上去躺着。庄明朗忙说你动作轻点，紧张的他又是给她拿枕头，又是抱被子的。他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坐在沙发旁的地毯上，细细地打量施乐怡的身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施乐怡就要被他看疯了时，庄明朗说了句很彪悍的话，"要不是你怀孕了，我现在就把你扔到床上去。"

施乐怡忍不住笑起来，用抱枕砸他。这时王莉回了短信说：不如借机再跟他亲热亲热吧，哈哈。见王莉恢复了平时的状态，施乐怡才放心了下来。

施乐怡平抚心情，坐起来对庄明朗说："第一个办法，明天你跟我到医院去，当着你的面，请医生证明。第二个办法，我还有几天例假就来了，到时真相大白。你知道，我一向都挺准时的。你选吧。"

庄明朗想了想，"那就选第二种吧，省得你跟医生串通了。"

施乐怡狂笑，说："医院又不是我家开的。"

"你以为我傻啊。"庄明朗睁大眼睛看着她说，"你刚才短信发来发去的，说不定就是在串通。"

施乐怡想说你可以指定一家医院嘛，想想还是算了，省得他又对出令她哭笑不得的答案来。

她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庄明朗对孩子这么紧张。

庄明朗对她的服务可以说是五星级的，又是放洗澡水，又是找睡衣，还说洗完澡有水果享用。以前同居的时候，庄明朗从来都是享受服务的那个，家务从来都不沾手。施乐怡忍不住想报复一下他。

施乐怡在浴室门口抱住他，非要跟他一起洗。

施乐怡以前没有这么撒过娇，共浴这种事一般都是庄明朗死皮赖脸地跟进去。这令庄明朗有些吃惊，他红着脸拉她站好，捧着她的脸说："不行，我要忍不住的。乖，你自己洗啊。"

施乐怡不干，故意抱着他磨蹭。幸好有人打他手机，施乐怡才自己去洗了。

泡了不过十分钟，庄明朗跑来问候了两三次，问水还热不热了，提醒她不要睡着之类的。

施乐怡扔了沐浴露去砸他，他才走远了。

施乐怡之前带走了所有的东西，现在只好拿他的T恤当睡衣穿，下摆正好到大腿根，庄明朗看了她一眼后就赶紧看向了别处。沐浴后的施乐怡比任何时候都漂亮，小脸红扑扑的，皮肤泛着水气，非常性感，有一种慵懒的美。

把施乐怡送上床后，庄明朗说他准备去睡隔壁的房间。

施乐怡没有就此放过他，她坚决不同意，说分开一个多月了，就想要他抱着睡。他不愿意施乐怡就一直跟着他，不去睡觉。她耍他说："我还要怀好几个月呢，难道你就一直丢下我不管？"庄明朗只好同意了，洗了澡像根木头似的躺到床上，抱着施乐怡。

第32节：原罪是一种痛(18)

施乐怡的手指在他身上上上下下地游走，令他喘息不已。

他自然就吻上了她，然后又停下来，忍了忍，抱歉地说："乐怡，我听赵诚那小子说这时候不能做。"

施乐怡说："你就不想我？"

"想，但现在不行啊。等问问医生再……"

"你就这么在意孩子？"施乐怡打断他说，"那你怎么不赶紧结婚生一个呢？"

庄明朗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既然有了，我就得好好地对他。"

施乐怡明白了，他对于当年他爸爸不负责任的行为，永远都耿耿于怀。

可是，她在他心目中又算什么呢？碰巧是他孩子的妈妈？他还是没有因为施乐怡这个人，这个独立的人而想娶她和她永远在一起，他现在为的是孩子，是他儿时的噩梦。

想着施乐怡又有些火了，把手伸进他的内裤里。

庄明朗低吼一声，艰难地逃开，冲进卫生间里。施乐怡知道他去干什么，说了句活该。

庄明朗一面忙活，一面在心里说：施乐怡，这个小妖精。

完事后庄明朗全身的细胞才轻松下来，他没有再进房间来，倒到沙发上休息。

施乐怡也不想再去逗他，这分明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她难道就不想他吗？她也是埋了一身的火，特别是在来例假的前几天，她比任何时候都想要他。

施乐怡冲他喊话，"我们分手一个多月了，你就没有再找个女朋友？"

庄明朗艾艾地说："我为你守身如玉。"

施乐怡说："我不信，你当初可是还没跟王美欣分手，就找上我了。"

庄明朗笑，说："这世上有几个你？"

这话虽然夸张，施乐怡听着，不舒服都不行。

vol.10

庄明朗请了三天的假陪施乐怡，或者说是看着她。还好他家里的办公设施比较齐全，施乐怡顺利地完成了与老吴的签约。张全林高兴得不得了，说是立马派一组人过来，配合施乐怡的工作。老吴的楼盘在这个城市里，当然要在这边来拍摄。算算，施乐怡至少要在这里再逗留一个多月。

只是庄明朗不让她用电脑这件事令她非常痛苦，没有电脑怎么工作呢？

说尽了道理，庄明朗就是不让步。

后来施乐怡威胁说不行就跳楼，并且走到了阳台上去，庄明朗才软化下来，同意她一天用两个小时的电脑。

为此，还专门让赵诚帮他送了套防辐射的衣服来。赵诚带了老婆一起来，冲他们挤眉弄眼地笑，问他们要不要订娃娃亲。

赵诚的老婆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没有逼得赵诚和她结婚时，她都是低着头走路的，直到上个月，挺着肚子结了婚，才又斗志昂扬起来。脸色也红润了，也不呕吐了。施乐怡一直都不太喜欢这个女的，不想像她这样，太没有自尊了。

赵诚的老婆央求施乐怡教她做糖醋排骨，说是赵诚上次在他们家吃后，一直念念不忘。

施乐怡眼珠一转说："好啊，我这就下去买菜。"

庄明朗怕她跑，说这事当然是赵诚去了，谁让他嘴馋的。他冲赵诚使眼色，赵诚说："我有那么笨吗？早就准备好了。"他伸手往门外一提，一堆菜肉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第33节：原罪是一种痛(19)

施乐怡有些愤愤的，但见赵诚老婆怀着孕还想着给他弄吃的，又有些羡慕。

四个人一起吃饭，倒真有些两家人聚餐的感觉。他们三人商量着以后给孩子上哪个区的户口。这两个男人从两个月前开始，分别在这个城市的五个城区都囤了十二套房子，小到两房一厅，大到城乡结合处的别墅。赵诚老婆说："当然是上在离省政府近的区好，你们想，当官的孩子上的学校，还能有错？"这一点赵诚和庄明朗都表示了赞成，只有施乐怡不说话，说了怕是也会破坏他们的快乐。

赵诚当场算了一下，若将省政府旁的两套房子留下来，至少一人损失五十万。

庄明朗说损失就损失吧，总是值得的。

他笑着看看施乐怡，在桌下拉她的手，起初她挣扎，后来就妥协了。

赵诚两口子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吃完饭就赶紧拜拜。

他们走后，施乐怡提议到楼下去走走，她挽上庄明朗的手，说："我保证不跑，行了吧。"

庄明朗笑笑，拉着她下楼去。他们在小区内的长椅上坐下，旁边有个音乐喷泉，正在播放《Stay》这首歌。这首歌是施乐怡最喜欢的，当初还是庄明朗把CD送给管理处，让他们播的这首歌。

他们俩相视一笑，施乐怡又有些心动了。她依偎进庄明朗的怀里，她说："你怎么就不想结婚呢？"

庄明朗拉着她的手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为一个女人的一辈子去负责任。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我怕我完不成。我每次想起我妈半夜一个人哭时，就觉得非常沉重。"

施乐怡说："那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呢？"

庄明朗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怀孕后，突然就准备好了。真的。"他在她脑门上一吻，说："我们明天就去登记吧，然后在你肚子没有大起来以前，把婚礼办了。"

施乐怡离开他坐好，说："那你还是为了孩子嘛，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呢？"

庄明朗说："也是为了孩子也不是。可以说孩子的到来，给了我一个释怀的机会。"

施乐怡不说话，从他口袋里翻出十块钱来，拉着他到旁边的便利店里买了包卫生巾。走出店门，施乐怡说："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们俩真的没有什么关系了。"孩子可以成为他释怀的机会，难道她施乐怡就不配成为吗？

庄明朗半信半疑地跟在她后面上了楼，他有些害怕，怕被打回原形。直到知道施乐怡怀孕他才知道，释怀的感觉，比什么都好。

这晚，施乐怡没有再逗他，他们各睡各的。半夜，庄明朗被施乐怡叫醒，在卫生间里，用蒙眬的双眼，他看到了用过的卫生棉，心就像落入山谷的石子，一截一截地往下掉，没有尽头的，有些泛凉。以前，施乐怡是绝对不让他看这个东西的。

施乐怡站到他身后，说："怎样？我可以走了吧。"

她拿起自己的包和之前遗留在这里的两个小箱子，走出门去。

上次是早上走，他没有追出来。

这次是半夜走，他依然没有追出来。

施乐怡没有出小区，她在他们白天坐的那条长椅上坐下来，喷泉已经不喷了，周围寂静无声，她一直哭，哭着哭着看到了庄明朗，他焦急地四处观望，小声地唤着"乐怡"，没有找到她，又赶紧跑出小区去找。施乐怡没有叫住他，他的犹豫和彷徨，令她不知所措。

难道她还真要怀个孩子，才能令他死心塌地？

男女关系常常就是这样，分明相爱的两个人，为了心中的某一个黑点，互相伤害，而后分道扬镳。

第34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

Chapter 03

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

vol.1

施乐怡责怪王莉住院保胎也不告诉她，她还以为那晚王莉好好地在酒店里睡觉。谁知竟因为喝酒影响了胎儿，被酒店的服务员送进了医院。

王莉无力地笑笑，说："你和庄明朗好不容易又有了机会，我怎么能拖你后腿？"

施乐怡说："什么机会啊，人的本性是变不了的。我看我和他，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你敢说你对他完全没有期待？"王莉白了她一眼。

施乐怡笑笑，说："有是有，可这也由不得我，看缘分吧。"她把王莉的床头摇升起来，端起碗来要喂王莉喝鸡汤。

王莉赶紧接过来自己喝，说："你走了可没人再喂我，还是我自己来吧。"

她们都是独立惯了的人，施乐怡有些难过，女人过于独立，也正代表着拥有最孤独的生活。

王莉说："他没有再找你？"

施乐怡说："他没有我的电话，也不知我住哪里。"

王莉说："你拐个弯嘛，你主动找他做个广告什么的，不一定非要直接说感情的事情。"

施乐怡笑起来，说："小姐，你也太落后了，他做的私募基金，是不能做广告的。"

"什么是私募基金？"

"像有名的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都是私募性质的。参与人数是有限的，所以是有钱人才能玩的。在海外绝大部分

的富人都是认购私募基金，而不是公募基金。前几年，在中国私募基金常常有"庄家"的意味在里面，现在开始走向正规化了，所以好多像庄明朗这样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人，都下海自己做。"

王莉赶紧摆手让施乐怡不要再说下去，她说她从小数学就不好，什么经济类的东西统统搞不明白。

施乐怡想跟她说这跟数学好不好其实没关系，但看看手机上的时间，有些晚了，便说："我得走了，老吴的那个广告今天最后定案。"

王莉说好，又嘱咐她千万不要把她的事说漏了，老吴以前就知道她和欧阳的关系。

"知道知道，庄明朗那儿我都没有说。"施乐怡又去医生那里问了问王莉的情况才放心地走了。她想如果不是她爸妈把房子卖了带着她哥去外地疗养，兴许还可以叫她妈来照顾一下王莉。

没想到的是，在老吴的办公室里，施乐怡见到了陆莹莹，施乐怡想装作不认识，陆莹莹却先认出了她。"哦，你是王莉的朋友吧？"

第35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

施乐怡点头笑笑。去年，陆莹莹发现了王莉的存在，带着人闯到王莉家又打又骂，施乐怡正好在王莉家吃饭，连带着还被打了几下。回去被庄明朗发现后，刨根问底地了解到她还在和二奶朋友交往，还跟她生了好几天的气。

陆莹莹一点也不尴尬，追问她王莉现在去哪儿了?

施乐怡若说不知道，她可能也不信。索性说王莉回老家了。

"哦，"陆莹莹半信半疑地笑笑，对老吴说，"吴总，这房子可就这么订了，你得给我留套好的。"

老吴说："没问题，我跟欧阳都多少年的交情了，我天天都劝他，让他跟我合一股，他就是不干。"

老吴嘻嘻哈哈地送走了陆莹莹，回过头来跟施乐怡说："男人有几个钱就不老实，还是你家庄明朗专情，我认识他半年了，没发现他跟别的女人有什么关系。"他一边说一边用试探的眼神看她。

施乐怡不置可否地笑笑，开始谈工作。

老吴的底她从王莉处知道得不少，跟欧阳认识很久了，但他给的价钱低，两人几乎没有合作过，这次能合作成，是老吴开始做高级小区的缘故，成本高了，就有了合作的机会。用王莉的话说欧阳比起他就是优良品种，欧阳跟王莉在一起，至少有过要跟她结婚的想法，这老吴，从来都是同时包几个二奶的货。

所以施乐怡在他面前，完全不否认自己与庄明朗的关系。也不给他机会提问，她现在为何与庄明朗分居两地。只求庄明朗不要在老吴面前，把这事给说破了。

广告方案谈得很顺利，老吴基本没有提什么意见。可惜连日下雨，令广告迟迟不能开拍。所有人都被困在酒店里，原本心情就不好的施乐怡，心里更加闷闷的。除了每天去医院陪陪王莉以外，便无所事事起来。

有时候雨小一些她就打着伞出去走走，走过她和庄明朗以前常去的一些地方。

很巧的，一个晚上她走过一家电影院门口时，看见庄明朗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有说有笑地走进去，庄明朗还买了一个甜筒给那个女孩，甚至两人是同打一把伞来的。

施乐怡迅速地用手机拍了照，冲到医院去问王莉认不认识这个女的。

王莉一看，说：这不是我给庄明朗安排的临时秘书小王吗?

vol.2

施乐怡在王莉家的电脑里看到了王莉所说的文件，是她离职之前安排的本月生日员工的活动项目，凡是这个月过生日的员工，这天就可以公费玩一天。为了增进公司领导和员工的亲近感，高层们每月轮流给过生日的员工做"陪玩嘉宾"。这个月正好轮到庄明朗。他们早上先去爬山，下午一起吃饭，晚上再去看电影，有时高层们玩高兴了，还自己掏钱请大家去唱唱K什么的。

王莉看着表情尴尬的施乐怡，忍不住笑说："怎么，吃醋了？"

施乐怡白她一眼，没有反驳。

王莉继续作解释，她说这个月过生日的人多，公司的两辆面包车是坐不下的，像庄明朗有车，自然就带上几个，小王做过他的秘书，带她是很正常的。

第36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3)

施乐怡"哦"了一声。

王莉说："干脆放宽心和他和了吧。"

施乐怡摇头，说："不能现在将就了，以后又后悔。"

王莉拍拍她的脑袋，"唉，不过你要明白，就算小王对你没有威胁，但庄明朗这样的条件，又是单身，随时都有可能跟别人好上的。他这个年纪，他不想结婚，他妈早晚会逼他。那时，可就晚了。"

施乐怡发呆，不回王莉的话。她何尝不知道，特别是看见庄明朗身边站了年轻的小王后，就更知道了。可这并不能解决她心中的问题。

她说："王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太独立了，离了男人也能活，甚至活得更自由、更好，也许对他们反而没有了那么多要求，管他是被动和我结婚还是主动呢，甚至结不结婚又怎样呢，过一天是一天，有人养一天是一天，有人陪一天是一天。"

王莉点点头，说："有道理，你就是太强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所有的事都是注定的。施乐怡这样安慰自己。

好不容易天晴了，王莉正好出院，施乐怡顾不上她，加班加点地投入到广告的拍摄中去。几天下来，眼圈就黑了，皮肤干得可以磨出静电来。一周后片子通过了老吴的审查，施乐怡要随大队人马回北京去。

王莉赶到机场送她，两人眼睛都红红的，施乐怡是累的，王莉是想哭了，施乐怡一走，她真的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施乐怡拉她到机场的咖啡厅里坐了会儿，说："不行就跟我去北京吧，好歹你生的时候我可以管你。"

王莉摇摇头，说："算了，真有事你也抱不动我，一样要叫救护车。"她说："实在不行就提前一个月到医院住着，我就不相信我过不

了这一关。说着又笑起来，说，"你别忘了，我现在也是百万富翁了。我这个二奶啊，没有白当。"

施乐怡为她的自嘲感到心痛，她说："我会常常回来看你的。"

忽然，王莉换了个背对着大厅的位置，她说："快看，跟一个男的手拉手进来的大个子女人，就是李菁。"

"哦？"施乐怡看了一眼，说，"怎么没有你给我看的照片上漂亮？"

"照相上相呗。"王莉拿出手机，冲着背后的李菁拍了张照，重点拍李菁身旁的男人。施乐怡和她埋头研究了一下，看起来比李菁小好多岁，二十二三岁的大男孩。

王莉说："我是老了，你比我小两岁，你敢不敢找这么年轻的？"

施乐怡赶紧摆手，说："不敢不敢，没这个勇气。"

王莉正发愁怎么躲过老女的视线走出去，那边却闹了起来。大男孩站起来要走，李菁拉住不放。推拉了几下，男的说得更大声了，像是故意要让李菁出丑。他大声喊："你有病吧，我们俩又没恋爱，你带我回家见你父母做什么？我是说过你像金三顺，这不能代表什么吧。就像你常说的，这些都是假象。"

周围有几个年轻人无声地笑了起来，李菁难为情地跑了。

广播里通知施乐怡将搭乘的航班开始登机，她起身与王莉告别。见王莉又要哭，施乐怡都不敢再看她。与李菁吵架的大男孩和施乐怡搭的是同一班飞机，他和他的一个朋友正好坐在施乐怡的旁边。

第37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4)

另一个男孩嬉笑他说："叫你别搞什么网恋了，还搞了个这么老的。"

大男孩苦笑了一下，说："我这回算是知道什么是河马了。"

"什么河马？"

"长得丑的女人就叫河马。"为了不引起误会，大男孩转身对施乐怡说，"你很漂亮。"

施乐怡点头笑笑，继续听他说。

大男孩见施乐怡也有兴趣，说得更起劲了。他说："河马分两种，一种是动物园里圈养的，另一种是野生的。我刚才见那位就是圈养的，自己形象丑陋吧，还要让人买门票去看，想尽办法招惹别人，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值钱。野生的那种是自称自己对男人不感兴趣，动不动就清高了，艺术了，升华了，自由自在了，情调了，独身了，其实就算她们想嫁人，也一样是很难的，为了尊严干脆说是自己先不要的，什么宁缺勿滥？都是鬼话。"

他的朋友大赞他说得有道理。

施乐怡听后却很难受，虽然她不是河马，但这个"理论"中所表达出的女人一辈子就想找个好归宿的心情是完全正确的，像她自己，为了令庄明朗觉得她好，累死累活地做家务，学厨艺，从金钱上独立自己，分手了，还要特意给他留些好印象，无非就是希望庄明朗觉得她这个人值得他守护，有朝一日把她找回去。

她想自己要是没有自尊心就好了，像赵诚的老婆那样，怀个孩子，把他拴起来。

一道亮光，惊醒了施乐怡，她揉揉被晃花的眼睛，看到了一部相机。

旁边的大男孩笑笑，说："美女当前，我不拍张照都对不起自己。"他举起相机又要拍，施乐怡说："你知道我有肖像权吧。"

大男孩无奈地笑笑，把相机收了起来。

施乐怡闭上眼睛，转过头去装睡着。她不是十几岁了，对大男孩可没有兴趣。

大男孩倒也识趣，没有再来招惹她。他与他的朋友搭着话，说什么他爸感觉到了大批的国内外游资正在进入房地产行业，他爸让他毕业后回去后跟着一起抄。

闭着眼的施乐怡差点笑了出来，他以为是在演电影呢。

这一招，吸引小女生还差不多。

回到北京后，施乐怡拿到了业务提成，虽然她不是业务员，但拉到了业务，张全林还是要给她这个钱的。她立马把钱汇给了王莉，终于把欠王莉的钱还完了。当初还给庄明朗的那五十三万可不是开玩笑，她不但倾囊而出，还欠了王莉不少钱。

这回她租了房子，把带来的家当都安排好，其实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全是当初和庄明朗在一起的一些照片和他送的一些礼物。零零碎碎的一大箱，还好这次有几个男同事一起走，否则她还拖不回来。

汇完钱她查了查户头，只剩两千块了，离发工资还差半个月，为了防万一，她每天自己带饭到公司吃，和公司一堆小妹挤在一起热饭、吃饭，听听她们说同事的八卦，也别有一番风味。

似乎从一工作起她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那时候一心想往上爬，挣到更多的钱，好为家里减轻负担。别人做五年才能爬上的职位，她只用了两年，以至于后来和庄明朗恋爱时，不知要去玩些什么。庄明朗问她有多少年没有好好玩过了，她竟然说不上来。

第38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5)

她记得庄明朗当时心痛地抱紧她，说以后一定不让她受什么苦。

想着她的鼻子就酸了，一滴泪悄悄地滑到饭盒里去。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但她是高层，没有人敢问她原因。

这么多天了，庄明朗都没有找过她，她真的好怕，和他就这么完了。

庄明朗这些天也带饭吃，施乐怡之前给他做好的那些菜再不吃怕是就坏了，哪怕是冻在冰箱里，冻久了还是不好的。

赵诚买了一打方便饭盒，每天跟着他吃，庄明朗不给，他就一直看着，看得庄明朗自己都吃不下去为止。

"你怎么脸皮这么厚？"庄明朗没好气地让他把饭菜分过去。

"谁让你家施乐怡做的饭比我老婆做的好。上回在你家学的糖醋排骨，到现在她做出来的味道都还不对头。"赵诚狠心地分走了一大半，说："你明天记得多带些。"

赵诚说："我可要提醒你，找不到施乐怡不要急，千万不能去跟老吴打听。"

庄明朗说："这个当然，老吴这个人我还不知道？要是知道我和施乐怡分了手，他还不对她下手？现在又正好在挣他的钱，有的是机会。我把我的电脑硬盘恢复了一下，她和老吴签的合约，写的是北京的天怡静安公司，一查114就知道了。"

"那你还不联系她？说实话，连我这种不赞成结婚的人，都觉得施乐怡不错了。跟你挺合适的。"趁机，他又从庄明朗那边，捡了块红烧肉过来。

庄明朗何尝不知道施乐怡的优秀，只是没想到他必须要用结婚的方式去换取。之前他觉得这不是"交换"的问题，如今是不换又可惜了。他说："这回光打电话怕是弄不回来，我得去一次。"

赵诚打了个响指，说："你终于想通了，有时候对女人啊，你心里不这么想，但嘴上要这么说，不要她让你说实话你就说。你就说你现在非常想和她结婚，就是冲她去的，不就完了？什么没有孩子之前是那样的，有了孩子之后又变了，这种话是说不得的。除非你不想和她在一起，要不就得哄。女人，一辈子都在想，她这个人在你心目中占多重。"

赵诚又问："如果现在非让你选一个人当老婆。你说你选谁？"

"当然是施乐怡。"庄明朗很肯定地说。

赵诚说："那不就结了？"

正讨论得热闹，小王突然进来，她说："庄总，这个菜是不是你的？"

庄明朗一看，确实是，刚才热好了放在微波炉里忘记拿了。

赵诚赶紧接过来说："这么好的菜你都能忘记了。"他打开来闻了闻，非让小王也尝尝庄总老婆的手艺。

小王好奇心一上来，跑回去拿筷子。上回过生日时，她搭了庄明朗的车，见他没有排斥自己的意思，还请她吃了甜筒，上次求情事件的阴影就算是全过去了。像她这样的人，在公司里总是要找个靠山的，以前王莉对她还不错，她也情愿给王莉当个小跟班。外人会以为吃大锅饭这种事只会出现在国企，他们不知道，在大型的私营企业，也比比皆是，滥竽充数的故事，千百年来就没有终断过。现在固有的高层们要是愿意看顾她，早就看顾了，只有这个新来的庄总，是她可以好好巴结的对象。

第39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6)

小王出去后，庄明朗说："赵诚，你这是干什么，你分我的饭吃就算了，又叫一个来。"

赵诚笑笑说："这个你还不明白，这些小姑娘哪个不盯着你，让他们知道你有老婆不是更好？我是好心，怕你错过了施乐怡。"

赵诚自己时常乱来，但道理他还是懂的。前几天他听说了小王的一些事情，他怕庄明朗知道后像对待当初的施乐怡一样对待她，那他这个朋友就完蛋了，小王明显和施乐怡不是一个水准的。

男人在付出的同时，总得先看看货色吧。

vol.3

春天在一场场大雨中渐渐过去了，庄明朗的上市计划在一步步地施行。他每次都想这件事完了，就去找施乐怡，偏偏这件事没完，下一件事又出来了。欧阳的公司看着是正牌的大公司，但内部确实有很多不规范的问题。不知为什么，这一个多月来，许多高层都不愿意配合他的工作，使得一些计划被拖延。

加上国家政策的一些变动，庄明朗忙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的朗玛基金也一天天壮大起来，作为全国零星的几个发展得好的私募基金之一，起板金额提升到了两百万。赵诚两头跑，累得像条狗。

这时，高层们一下想到了一个找麻烦的理由，公司规定在职期间是不可以自己创业的，为什么庄明朗就例外？一时间公司里风言风语地传开来，甚至有人传出庄明朗就要离职的消息。闹得最凶的是老余一手提拔起来的财务副总监，也是老余的小舅子。他以损害员工利益为由，不支持庄明朗对财务工作的一些调整，甚至悄悄跟一些员工吹风说，光工资卡合并这一件事，就是很复杂的。

一时间公司里人心慌慌，觉得公司上市这件事与自己的利益有着最根本的冲突，每天都有不同的同事来找赵诚打听上市的事情，他们

无心工作，每天都上网查询关于上市的知识，而后互相讨论。庄明朗犹如一个恶魔，用专业的知识掩盖一些见不得光的目的，也许会置他们于死地。

庄明朗安排人事部就此事发个公告，说明一下合并工资卡完全是为了增加保险金基本金而考虑的，税款也不过增加几十上百元。可人事部说余总不在，这样的通知他们无权发。

庄明朗说余总请了多少天假?

全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

对于管理层们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权力的斗争，平时温吞的老余总算是出招了，不管欧阳让庄明朗当总经理的目的是不是针对他，但在他老婆就要退下去的特殊时刻，他很迫切地需要表达一下自己不可或缺的地位。

老余无缘无故成了副总，有人说是欧阳没有良心，见老余的老婆就要从银行行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就想过河拆桥。庄明朗就是欧阳对管理层洗牌的一颗棋子。也有人说靠着老婆的老余原本就是多余的，他家那些混迹在管理层里无能表弟表妹，也早该走了。可是，他们也并不想站出来支持庄明朗，庄明朗毕竟有自己的事业，不见得会愿意使出全力来斗垮老余，他们期待着一颗更有力的棋子出现。

第40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7)

问题出在哪里？庄明朗和赵诚一下子没能想明白，除了老余以外，是哪里得罪了别的管理层？欧阳此时也处处回避他们，甚至找了借口出差去，在真正的原因没有找出来之前，他只有将员工们的怨气都转移到庄明朗身上。

赵诚说："我们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比大成科技值得投资的公司多的是。"

庄明朗稳稳地坐在椅子上，说："得想办法跟老余言和一下，他和欧阳的事，我根本就不想掺合。"

想了一天，把对内对外的计划都从头看了一遍，庄明朗还是没有发现损害管理层的条款。于是将文件放下，他说："赵诚，算了，我们去喝酒吧。"

赵诚摆手，说他老婆规定的，每周有三天，必须在晚上八点前回家，他这周还差一次。

庄明朗替他无奈地笑了笑，便独自走出了公司。

在电梯里遇到了小王，小王见机会难得，赶紧套近乎说："庄总，公司上市后真的会分股份给我们员工吗？"

庄明朗心不在焉地说："是有这个考虑的。"突然，他感觉到了不对劲，没有公布的文件，小王这样的普通员工是怎么知道的。

庄明朗问："你还听到什么？有没有特别跟我有关的？"

小王愣了一下，想自己不过是想跟他搭搭话，难道又说错了什么？

庄明朗放缓声音说："你说说，没关系的。"

小王犹豫了一下说："就是公司里有传言说等上市后，你会分到很多股份，会成为我们的小老板，而且会把以余总为首的老员工都解聘。"

"哦。"庄明朗笑了一下，问题，原来是在这里。

真正的传言是这样的，说庄明朗会大量分走欧阳承诺给管理层的股票。而公司管理层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老余的亲戚。

知道了症结，就好办了。欧阳专门开会说明，请庄明朗来之前，他的公司就成立了，而且庄明朗的明生信托投资公司不但为大成操盘上市，他的朗明基金也是大成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高层们这才放了心，庄明朗和欧阳是公司与公司的合作，而非他们所想的一个新来的会与他们分利益的高级管理人员。

赵诚专门找了一些影像资料，为高层们恶补了一下金融知识，风波才算是过去了。

过了一周，欧阳又宣布，员工们增加的个人所得税款，增加部分由公司承担一半。怨气渐渐消了下去，欧阳还是一个好人。

有了具体的目标，赵诚在公司里查了一圈，结果超出他们的想象，是普通的行政部员工李菁散布出去的消息。据第一波收到信息的人说，李菁说这些内幕是欧阳的老婆陆莹莹告诉她的，所以大家就都全信了，包括老余--这次准罢工事件的策划者。

赵诚笑说："这都是你欠下的感情债啊。"

庄明朗皱皱眉，说："又是那个小前台跟你八卦的？"

赵诚拍拍他的肩，说："对这种女人不能太心软了。"

庄明朗点点头。

老余一下子还动不了，他们只好先动李菁威慑一下。不能再有这类事情发生了，拖慢了上市的进程，到时如果大环境一变，有些事就不好办了。朗玛基金有三分之一的钱都投到了大成科技，大的差错是出不得的。

第41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8)

赵诚收集了一些李菁散布谣言的证据交给欧阳，欧阳收下了，却没有做出批示。他让赵诚先回去，他准备具体跟庄明朗说说这个事情。

欧阳周日把庄明朗约到河边钓鱼，他说李菁和他夫人是好朋友，为了家庭的和平，他希望可以再给李菁一次机会。

话说到这份上，庄明朗也不便坚持。只好说那希望欧总的夫人可以劝劝她，这样做对公司非常不利，这样会直接减慢公司上市的速度。而且老员工的骄纵问题，确实对大成的长远发展不利。

欧阳点点头，顿了顿说："那个财务副总监倒是应该处理一下，公开反对上市，这不是一个管理层员工该做的事情，公司的意志都能反对，这种人怎么让人信任？"

庄明朗说是的。看来欧阳真的要对老余出手了，站在一个老板的角度想想，像老余这种完全不懂技术，又无业务才干，只能管管行政的总经理，确实有些多余。老余仗着老婆的权力横行这么多年，欧阳也算是给够了回报。

庄明朗这才完全明白欧阳非要让他进入大成当总经理的原因，他成了引蛇出洞的一颗棋子，老余因为他的到来而按捺不住，犯了错误，给了欧阳解决他的突破口。

庄明朗倒也不生气，生意场上，本就不是用来交朋友的。

两人正聊着，欧阳就钓到了鱼，很小，欧阳便放了，又把鱼钩放下去，想了想，他说："处理财务总监的事，我想还是和老余商量着办，毕竟是他小舅子，得给他们留个面子。"

第二天，赵诚去到老余的办公室，他先赔了罪，说他和庄明朗都不知道财务副总监是老余的小舅子，否则他们在清查这次抵抗上市的事件时，就不会把他算上了。

赵诚把欧阳签的意见给老余看，说现在要求他离职，不知要怎么办才好。

老余虎着脸说："你们想开除就开除喽。"

赵诚说余总："这个事确实是误会了，早知道你们的关系，当初有矛盾时，我们直接请你出面调解就完了，可惜现在走到了这个地步。"赵诚从口袋里拿出封信，说："这是我和明朗联合写给我们同学的推荐信，介绍你小舅子去他的财经学院教书，他有硕士文凭，教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又是事业单位，若能混个编制就更好了。"

老余立马高兴起来，小舅子因为听了他的话闹事而丢了工作，他正愁怎么跟老婆交待，现在给他找了个新的，压在心上的石头便下去了一半。

他把赵诚拉过去坐下，说："小赵想事情就是周到。他之前跟你们捣乱确实是他不对，我都批评过他了。"

赵诚说："哪里哪里，他也是为了员工们好，只是我们操作一件事情，要想长远一些，上市后，员工们也是有好处的，现在付出一些代价也难免。"

老余连连点头，手指在欧阳的解聘意见上划了划，说："小赵可不可以再给个面子。这个文件先不要发，我让他自己辞职？"

赵诚故意想了想，说："好吧，反正欧总出差了。"

第42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9)

庄明朗很快批了财务副总监的辞职报告，他是想给老余留个面子，一方面是没有必要把事情做绝了，另一方面是老余的老婆虽然退了，总会还有一些关系。但他并不同意赵诚搭末班车的想法，老余的老婆毕竟只有一年就退了，能给他们批多少贷款？就算能为赵诚的老婆在银行里安排一个好的职位吧，凭赵诚老婆的手腕，在老余的老婆退出后，她又能掌握多少实权？

可赵诚老婆的不好赵诚可以说，他庄明朗却不便说。反正解决过程是一样的，庄明朗也就不再与赵诚争论了。

两天后，财务副总监败走辞职的下场，令全公司的人都对庄明朗肃然起敬，手腕厉害啊，多年来，没有人能动余总一家。

只有李菁不佩服他，分明自己才是始作俑者，他庄明朗不是也不能把她怎样吗？

她打的是陆莹莹的牌子，除了欧阳谁也不能把她怎样。

其实，陆莹莹和李菁的关系也不算什么朋友，只是在李菁无意中立功后，似乎在欧阳和陆莹莹之间，她成了陆莹莹的人，若欧阳动她，就有了针对陆莹莹的意思。他不想家里再有什么风波，所以对她一直姑息着。

李菁不知道这个原因，在王莉离职后，便自我膨胀起来，似乎公司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可以被她掌控。陆莹莹最近又特别待见她，她才敢对庄明朗下手。

这天陆莹莹约她一起去美容院做SPA，做完后欧阳来接她们，欧阳看见她笑眯眯的，主动配合陆莹莹请她到家里吃饭。

吃饭时陆莹莹故意当着欧阳的面打听王莉。

李菁叹口气说："这人也是怪，在公司做了也有两三年了，竟然没有什么朋友。我问了好些人，都不知她去哪里了，都说跟她走得不太近，连她家在哪个区都没有人知道。"

欧阳知道陆莹莹说这个话题的意思，只好硬着头皮听李菁编排王莉。

李菁说："这人确实很怪的，消费完全超出了常规。她的包是名牌，化妆品是名牌，衣服也全是名牌。并且每个月都买很多哦。"李菁说着说着就露出了羡慕的神情。她用眼神瞟欧阳，希望欧阳可以就她告密的事表扬一下她。

但欧阳什么表情也没有，安静地吃自己的饭。

陆莹莹偷笑了一下，说："不如下午我们也像她那样去挥霍一下吧。欧阳，你出钱好不好？"

欧阳点点头，说："随便。"

李菁心中窃喜捡到了便宜，面部保持着冷静。

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李菁与陆莹莹结伴，把王莉常去的美容院、健身房、服装店和餐厅都逛了个遍。

她们像王莉的粉丝一样，踏遍了王莉曾经的足迹。

有一次去健身房时，还遇到了庄明朗。庄明朗见陆莹莹在，便主动过去打了招呼。李菁在一旁甜甜地笑，从这次抵抗上市事件就可以看出，若庄明朗早知她和陆莹莹的关系，也许之前就不会那样对待她了。于是，她想再给庄明朗一个机会。她提议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陆莹莹见庄明朗有些犹豫，便说："李菁，你忘了我们还要去逛街吗？"

第43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0)

李菁脸色一变，赶紧说："是呀，那我们快走吧。"

虽然她一直都知道陆莹莹没有把她当成什么好朋友，却没有想到，她连这样的面子都不给她，她有些灰心，走到门口说自己可能要来例假了，肚子痛，想先回家。

陆莹莹也累了，见庄明朗正好开车出来，便让司机送李菁回去，自己搭庄明朗的车走了，留下李菁一个人，跺脚，生闷气。

陆莹莹和庄明朗都当没看见。陆莹莹问庄明朗："妈妈还好吧？"

庄明朗说："还在到处旅行，挺高兴的。"

陆莹莹说："要是能让她赶紧抱上孙子，会更高兴。明朗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庄明朗笑说："还不知道。"

陆莹莹说："我知道。"

"哦？"庄明朗不明白她的意思。

陆莹莹笑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是肚子大了就结了。"

庄明朗笑笑说："确实有人是这样，可惜我还没有那个福气。"

接着，陆莹莹话锋一转，说："你们刚离职那个王莉，不会也是怀孕了才突然离职的吧？"

庄明朗摇摇头，说他不是很清楚。

陆莹莹有些失望，看来她要找到王莉，只有找私家侦探出马了。她之前到王莉家闹过后，欧阳就给王莉搬了家，她死活都问不出地址来。

庄明朗送完陆莹莹又到公司里去处理了一些事情，走出办公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他开车回家，有些饿，施乐怡做的饭菜早就吃完了，他想转到夜市去买点吃的。

一家小吃摊的生意不错，庄明朗停下车，摇下车窗让老板给他炒两个菜送来。

老板答应着，也不看他，动作麻利地弄了两个菜，一个女的用袋子把方便盒装了，给他送过来。

"小王？怎么是你？"

穿着服务员衣服的小王，一身的油烟，不好意思地叫了声"庄总"。

庄明朗再看那个厨师，那不是刘明德吗？

小王看出他的疑惑，说："每年夏天我都和姐夫在这里摆小吃摊，他手艺不错的。"庄明朗给她钱，她不要，推了几下，庄明朗说那就要还她的饭菜，她才勉强收了。难为情地说："我去忙了。"

庄明朗发动车子回了家，几下子把买回来的饭菜吞下去，刘明德的手艺是不错，但还是不如施乐怡。

对她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像赵诚说的，现在他无论是心理上、情感上、生理上，还是生活上，都特别需要施乐怡。再找一个，又花时间，还不一定比施乐怡好。

现在连打扫卫生、洗衣服之类的事，都需要赵诚的老婆按时打电话让钟点工来做。没有施乐怡之前，他可以过这样零乱的生活，有了她之后，他再也过不回去了。

清心寡欲了这么久，他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想施乐怡。躺下，烦躁得睡不着，庄明朗便起床来上网，QQ万年隐身的施乐怡竟然在线。庄明朗快速地打过去三个字：我想你。

很久，施乐怡才回了个"哦"字。

庄明朗要求语音，施乐怡拒绝。他又要求，她又拒绝。

第44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1)

他问为什么要拒绝?

施乐怡说：等等，我正忙。她确实在忙，上个星期，施林发起了反击，为了整她，串通了自己老婆的妹夫来找她麻烦，她老婆的妹夫是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老总，施林两年前接了他们的电视广告来天怡静安做，上周突然说自己找不到灵感，今年的广告需要公司另派人帮帮他。他说他妹夫说了，广告创意只要能过了他这关，他们那边就没有什么问题。这种稳赚的事张全林当然是不想失去的，便遂了施林的意，安排施乐怡接手这个单子。施林作为她的审查人，在三周之内，否定掉了她四个方案。这一周来，施乐怡都在找资料，酝酿灵感啃这个硬骨头。要想办法完成这桩刁难百出的业务。

庄明朗知道她这么晚不睡必然是在找灵感，便说：你先忙，我等你。

眼看着就要四点了，施乐怡见他还在线，就主动发了语音的要求，庄明朗快速拒绝，发了视频的要求。他说等了这么久，总得让我看看。

施乐怡笑，说：你看了出问题可不能怪我。

确实出问题了，施乐怡把摄像头对着了地面。她能看到庄明朗，庄明朗却只能看见她一双脚，有些肿，她一熬夜，脚就会肿。

施乐怡惊讶地说：你怎么不穿衣服?

庄明朗站起来，说我穿了内裤啊。他扯了扯内裤，问她需不需要他脱光了让她见见老朋友。

施乐怡骂他是色情狂。

他说：让我看看你吧。

施乐怡不干。

他说：那我求你，求你让我看看你。

施乐怡说：我现在不归你管了，我不听你的。

他说：那你归谁管?

施乐怡说：我归我自己管。

还好她没有说归另外一个男人管，庄明朗傻傻地笑，说：老婆让我看一眼吧。

施乐怡不说话了，急得庄明朗一连串的喂过去。

施乐怡半天才严肃地说：我不和你开这种玩笑，我真的要忙了。

庄明朗赶紧说：五分钟，再给我五分钟。

施乐怡同意后，庄明朗说：我求你了，回来和我结婚吧，我明天就去接你回来，跟你们老板谈解约。

施乐怡想了想说：你是想要孩子了吧?

庄明朗说：不是，我就为了你。实在不行我们这辈子都不要孩子了。

呸呸呸，施乐怡说：你才断子绝孙呢。

庄明朗听出了她声音中的的笑意，赶紧说：我们见一面吧，我一定让你相信我，我是真的离不开你，想和你结婚。

沉默了一会儿，施乐怡说：这些话都是赵诚教你说的吧，光演场戏给我看有什么用？你心里怎么想的才是重点。

有，绝对有。庄明朗一再地保证。

施乐怡原本也没有从心里面真正放弃他，在他的一再恳求下便答应了再给他一次机会，说自己下个月十三号会回去两天，到时再见。

庄明朗趁热打铁，说：那让我看看你吧，我想你就要想疯了。

施乐怡说：真的要看?

庄明朗重重地点头。结果看到了一个额头上包着纱布的施乐怡。

第45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2)

怎么回事？庄明朗紧张地问。

施乐怡说：以后见面再说吧。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施乐怡给他留了手机号码。而后，下了线。

她没有看到，这边的庄明朗，在担心她的伤势之余，早已站起来拍手叫好。他自言自语地说：赵诚这厮说得没错，嘴甜点，脸皮厚点，绝对是有用的。

vol.4

施乐怡一整天都失魂落魄的，她还是失望了，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也没见到庄明朗的半个影子。庄明朗见她受伤并没有马上飞过来看她。白费了她那么久的时间，故意把用过的纱布，拼拼凑凑地包到头上。说来也是倒霉，好好地跟同事们去郊游，竟然被马蜂叮了一口，包药一直包到前天，才不用再包了。她原想自己试试他，才能放心。可惜失败了。

下午，施林吹着口哨走进她的办公室，啪的一声，把策划案扔在她的桌子上，说："美女，这个方案客户不可能满意啊。"

施乐怡正愁没处发火，把策划案一扔，说："做了五遍了还不满意，不满意我也不做了。谁想做谁做。"

施林把策划案捡起来，砸到她桌子上，说："你不做也得自己去跟老板说。"

施林砸得重了些，文件夹的一角划过施乐怡的脸，顿时就有了一条红印。施乐怡捂着脸哭起来，越哭越伤心。

同事们都进来劝慰，张全林都惊动了，把施林一顿好训。

"你怎么能动手呢？"施乐怡的助理小米问施林。

施林说："我没有啊，是扔文件时不注意划的。"施林越说越小声，他算是一失足踩了马蹄了。

小米给施乐怡拿来镜子，说："你看，伤得不严重的，明天印子肯定就消了。"

施乐怡哪里听她的，自顾自地哭着。其实，她伤心的是，因为任性，她可能真的把庄明朗弄丢了。

张全林见这架势，说："施林啊，你先道个歉吧。"他冲施林使眼色，施林只好无奈地说了声"对不起"，声音小得连站在旁边的人都要竖起耳朵来听。

这时前台带了个人进来，说是找施乐怡的。施乐怡一看，是王莉，挺着凸起的肚子，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施乐怡勉强地笑笑，说："谢谢大家，大家都请回去吧。"她把桌上的策划案拿起来，跟张全林说："张总，我尽量在三天内再重做一份给林哥。"

施乐怡忍着泪把王莉迎进来，说："你怎么来了？"

王莉说："先看看我的肚子吧，是不是比之前大了好多？"

施乐怡用手摸了摸，说："你这肚子也大得太快了吧？"

王莉高兴地说："是双胞胎呢，所以三个月的肚子有人家五个月的大。"

"啊？"施乐怡高兴得叫起来，引来不少人的侧目。

站在门外安慰施林的张全林笑笑，拍拍施林的肩说："你看，女人就是这样，一惊一乍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也别多想，男人嘛，心放宽一些。"

下了班，施乐怡带王莉回家。王莉一路上抱怨，她家楼上那家在装修，天天敲得叮叮当当的，像她现在这样二十四小时在家里待着根本就受不了。

第46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3)

"干脆，我就来投奔你了，趁我现在还动得了。"王莉把头靠在施乐怡的肩上，这是她目前唯一可以栖息的地方。

施乐怡见她很疲劳的样子，安排她睡下，便准备去超市买菜回来给她好好补补。刚走下楼，突然有人从背后把她抱了起来，她大叫救命。

身后的人说："别叫别叫，是我了。"

vol.5

是庄明朗，他把她放下来，施乐怡刚刚收回去没多久的眼泪又滚了出来，她不知道她是被他吓着了还是自己太高兴，她一边哭一边捶他，捶得庄明朗笑呵呵的。

在昏黄的路灯下，庄明朗盯着她的头看，说："我怎么没找着伤口呢，伤口在哪里？"一边说一边笑，笑得施乐怡不好意思起来。

"谁跟你说有伤口了？"施乐怡狡辩，"我跟你说过吗？"

庄明朗的头压下来，重重地一吻，他要撬开她的嘴，被施乐怡推开了。施乐怡小声说："有人看见。"

"那我们进屋去。"说着庄明朗就拉着她上楼。

施乐怡一下子想起了王莉，说："你还是去住酒店吧。我那水管坏了，我也得找别的地方住。"

庄明朗把衬衫的袖子挽起来，说："那我正好给你修呀。"他往上走，施乐怡又给他拉下来。

庄明朗故意唬着脸说："怎么，藏了男人了？"

施乐怡往他腰上捏了一把，说："你胡说什么，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不想见的人了。"

"谁？那个二奶？"

施乐怡点点头。庄明朗又拉着她往上走，说："为了你，我可以忽略你朋友的职业和性别。我保证不乱说话。"

施乐怡再次把他拽下来，说："人家也不想见你了。"说完她自己冲下楼去，庄明朗只好追出来。他是来哄她回去的，只好将就她了。

施乐怡把车钥匙递给庄明朗让他开车，想着自己刚才态度也不太好，就把头靠到他肩上说："我是一室一厅的房子，你去了，她就没地方住了。"

庄明朗搂搂她，说："全凭你安排。"

施乐怡一路上给王莉发短信，又是不好意思，又是对不起的。

起先王莉还骂她重色轻友，而后又劝她今晚一定要把庄明朗拿下，不要再过这种动荡的生活了。她申明自己是不会走的，至少得在施乐怡这里住满一个月，让施乐怡和庄明朗都滚到外面去。

王莉这样轻松，施乐怡才安心了些。她又给楼下的饭馆打电话，让她们每天给王莉送饭，特别是要多煮些有营养的东西送上去，并承诺她会付双倍的价钱。

等她忙活完，庄明朗酸酸地说："还说不是藏了男人，对他这么好。"

施乐怡把嘴凑到他耳边说："是啊是啊，你管得着吗？"

庄明朗见前面有个停车的地方，把车往路边一停，就扑了上来，说："你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他的头一下子就埋进了施乐怡的胸前，隔着薄薄的连衣裙子，又啃又捏的。施乐怡尖叫起来，还好是晚上，要不丢死人了。她把他强行拉起来，说："我要被你气死了。"

第47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4)

见施乐怡真的有些生气，庄明朗赔着笑说："好，好，到了酒店再说。"他暧昧地冲她笑，笑得施乐怡脸都红了，双手护在胸前，防范他再次偷袭。

谁知车子竟发不动了。

庄明朗拍着方向盘，说："你们公司怎么给你配这么个破车，比MO差远了，明天我给你换辆新的。"

施乐怡伸手过去试着发动车，还是不行。她说："谁让你野蛮驾驶的，你开那么快干什么？"

但两人都不想因此吵架，于是拦出租车的去拦出租车，打电话叫拖车的忙着打电话。电话打通了，出租车却没有拦到。施乐怡说只好走路了。

庄明朗赶紧弯下腰，用背对着她说："来，老婆，我背你走。"

施乐怡一巴掌打在他背上，"不准叫我老婆。"

庄明朗说："好，美女，老公背你走。"

施乐怡忍不住笑起来，帮他提上旅行袋，跳到他背上，拧他的耳朵说："我就知道赵诚那混蛋不会教你什么好东西，才几天，他的油腔滑调你就全学会了。"

庄明朗抬起头来看看路牌，说："有一样肯定不是他教的。"

"什么？"施乐怡说。

"我下面带你去的地方，那混蛋肯定不知道。"

"哪呀？"

"你看，往右拐，第二个路口，有家酒店，那里有个1302房。"

施乐怡一听就明白了，脸红到了脖子根，那是她两年前把自己给他的地方。

那时他们刚刚恋爱了两个月，施乐怡来北京出差，庄明朗悄悄地跟了来，在飞机上看到庄明朗时，施乐怡感动得哭了好久。

起先还正正经经地开了两间房，施乐怡忙工作上的事情，庄明朗前前后后地给她打下手。那时施乐怡刚做上项目经理，在同事间的威信还不太高，好些事都得自己做。所以，庄明朗的到来，令她非常感动。

那个广告是在故宫里拍的，光是选景就用了好几天。到第三天时，施乐怡的嗓子就哑了，每天累得腰酸背痛的。

凭良心讲，那时候庄明朗确实没有打什么鬼主意，十几个同事都挨着住呢。他每天监督她吃饭，给她放洗澡水，叫她起床，都是因为心疼她。

偏偏在完工的那天，全身放松的施乐怡，打着磕睡去的浴室，一只脚刚刚伸进水里，就重心不稳地摔了一跤，恐怖的尖叫声，把庄明朗请进了浴室，这下全看见了，柔嫩的肌肤，玲珑的身材，以及施乐怡火红的脸。

动作还算快，他扯了块浴巾把她包起来，抱到床上。施乐怡就像一只被打落的小鸟，可怜兮兮地掩起自己的身体。庄明朗克制自己不去看她，让她动动手脚看有没有伤到。

没有。施乐怡哑着嗓子说。

这个沙哑的声音就像一把钥匙，一下就开启了他欲望的阀门，非常丢脸的，他有了生理反应。施乐怡别过脸去，一下子全身都通红了。庄明朗像一头不可控制的野兽，疯狂地扑向了绵羊。

在施乐怡疼痛的呼喊声中他清醒过来，看着身下的她，痛苦的表情以及湿热的鲜血，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事后，他在心中暗骂自己，你还天天装前卫呢，原来也有处女情结。他一晚上都兴奋着，看着施乐怡熟睡的脸，把她抱得紧紧的。他从来都没想过施乐怡这样的美女会是处女，之前按年轻人的恋爱原则，他也没有问过她有没有恋爱过。他就这样一直看到她醒来，对着她傻笑。

第48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5)

施乐怡把脸埋进被子里，说："你笑什么？"

庄明朗隔着被子把她抱起来放在腿上，问她以前没有恋爱过吗?

"是啊，很可惜的，青春都白费了。"施乐怡把脸露出来，非常遗憾的样子。

庄明朗对这个表情非常不满，掀开被子就要来第二回。施乐怡一躲，说了句，"要是怀孕了怎么办？"

庄明朗说："不会这么巧吧。"

"你怎么知道不会。"施乐怡严肃地说，"不行，你赶快上网查查要怎么办？"她把他推下床，催促他快一点。

回想到这里，背着施乐怡走了大半条街的庄明朗笑了出来，他说你那时候怎么那么不解风情？非要让我去查避孕的方法，那种时候还那么冷静。

施乐怡装做没听见，不回答他。

庄明朗说："我把你扔下去了，敢不说话。"

施乐怡还是不说话，把头埋在他背上笑。她哪知道是为什么啊，人的本质是很难解释的。

到了酒店，庄明朗已经很累了，他一再警告施乐怡，必须要减肥。他深呼吸了几下，走到前台问1302房有没有订出去，前台一边查询一边看在一旁偷笑的施乐怡。

没有。先生要订吗?

订。庄明朗点点头，手一挥，拉着施乐怡，兴奋地奔上楼去。

一进门庄明朗就把施乐怡扔到床上，几下子就剥了个精光，庄明朗把衬衫脱掉，施乐怡扯着他的裤子。

庄明朗说："等等。"他蹲下在旅行袋里找着什么。

施乐怡喘息着说："你干什么？"

庄明朗说："拿套子。"

施乐怡一把把他拉过去，说不用，安全期。

vol.6

精皮力尽的施乐怡趴到庄明朗的身上，她说："你不是说你有什么办法让我相信你吗？啊？"

想蒙混过关的庄明朗说："就是这个喽。"他伸手捏了捏她的屁股。

施乐怡双手搂上他的脖子，说："你蒙我呢。"

庄明朗只好说："有了有了，开玩笑的。"

有什么呀，他本想施乐怡用受伤试过他就行了，赵诚那小子说的什么寻死寻活的方法就不用了。再说他也做不出来。想了想，他用脚把床下的衣服挑起来，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对戒指来。附带着一张发票。他说："你看，这发票上的日期，就是你赌气跑了的前一天，看到没有。我那个时候就觉醒了，是你不给我机会。"

施乐怡看看发票，果然就信了，她耍赖说："你还怪我啊。那天你下班回来那么久，你什么也没说，我第二天早上出去，你怎么不追出来呢。"

"我那时光着屁股呢，你忘了？等穿了裤子出去，你都不知跑到哪去了。"估计这辈子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告诉施乐怡他根本就没追出来。他倒打一耙地说，"下次再跑就打断腿。"

施乐怡冲他做了个鬼脸。

庄明朗说："乖，回去跟我结婚吧，我再一个人待着，非疯了不可。"他赶紧把戒指给施乐怡戴上，又让施乐怡给他也戴上。

他在心中窃喜，这是一个网友教他的办法，竟然管用。其实他那时买的戒指只是一个，这一对，是今天下午出发时现买的，发票上的日期，他让店员在他这张上做了手脚。施乐怡翻身下来躺好，说："事情都这样了，公司这边我也不好说走就走的。"

第49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6)

庄明朗说："按合约赔偿不就行了，我明天就去找你们老板谈。"

"哎呀，不是钱的问题。"施乐怡说，"你想呀，我还得在这行混呢，不能做这样的事，至少得有个合理的理由，才好解约。"

"结婚不是理由啊？"

"我来了才几个月，不太好了。至少要把我手里的客户，好好安抚在人家公司里，才好意思走吧。"

庄明朗把她搂进怀里，试探着问，"你能不能不工作了，以后就在家里待着。"

施乐怡反应迅速地说："肯定不行，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她可怜兮兮地看着他，庄明朗就心软了，职场打拼不容易，他明白。而且施乐怡家里为了给她哥看病，把房子也卖了，按施乐怡的自尊心，是一定想自己挣钱买房的。

想想，庄明朗又贼贼地笑起来，他想这公司再好，也不可能不放一个怀孕的人走吧，又是高层，人工那么高，生孩子肯定要放假，生完孩子回来还不见得能安心工作。他的主意拿定了，但怕施乐怡误会他来找她是想生孩子，便没有说出来。他把头窝进她的肩膀，沉沉地睡去。

人的心情一好，什么都好。不过一早上，施乐怡就把施林刁难他的策划案给改好了，因为前一天为了这事才闹过，施林不好再在这事上发作，便没有再找麻烦。

还是小米的眼睛尖，一下子就看到了施乐怡手上的戒指。

"呀？乐怡姐，你要结婚了？"

施乐怡笑笑，没有回答她。

"乐怡姐，昨天来公司找你那个帅哥是不是你男朋友啊？他来的时候，我们都下班了，还好我没走，给他画了去你家的地图。"

"谢谢你，小米。"施乐怡递给她一块巧克力，这是今早她醒来时，庄明朗送给她的，一大罐，让她分给同事们吃，不准她吃，省得吃胖了背不动。他捧着她的脸吻了又吻，终于在早晨的光线中发现了施乐怡脸上的划痕。他用大拇指轻抚着，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施乐怡一向不喜欢把工作中受气的事告诉他，又不是要让他去找人拼命，知道了也只能担心，或是不让她再去工作。

所以她拉起他的手，说："还不都是你干的好事。"她把裙子的领口拉低些，指着上面的吻痕说，"哪一个不是你干的？"

庄明朗一下有些蒙，他也不确定他有没有划过她的脸，看了看自己的指甲也不长啊。他说，那我把指甲再剪短一些。

女孩子们都涌上来看施乐怡的戒指，有个女孩说："这个好贵的呀，我上个月还拉我男朋友去看过，他不买这个来求婚，我坚决不答应。"

再不虚荣的施乐怡在这些声音中也变得幸福起来，看着每一个同事，都觉得很亲切，包括施林在内。她把一盒巧克力都拿给施林，说："林哥，把脂肪都长到你身上去吧。"施林接过去，感觉怪怪的，这女人疯起来一样没有立场。

而后有人发现她今天没换衣服就来上班了，办公室里的人都笑得贼贼的。

施乐怡下了班赶紧回去看王莉，她躺在床上看电视，一边摸肚子，一边做出满足的样子。

第50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7)

王莉看见施乐怡就坏坏地笑，说："怎样？这回要嫁了吧。"

施乐怡点点头，说："得把工作的事好好处理一下，还是要花些时间的。"

王莉坐起来说："你先领个证啊？你不急了吗？"

"是啊，我也觉得怪。"施乐怡坐到她旁边说，"真的好怪啊，你说以前吧，急得很，觉得同居一年了没结果，特别慌，现在突然又不急了。"

王莉笑笑，说："是心里踏实了吧，觉得你家庄明朗跑不掉了是不是？"

施乐怡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从来都没那么踏实过。"

王莉说："女人都这样，都是心理作用。"

说着，庄明朗来了电话，让施乐怡带她的朋友下去，大家一起吃个饭。施乐怡悄悄问王莉去不去，王莉赶紧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肚子悄悄说："还是不让他知道保险些。"

施乐怡跟庄明朗说："我一会儿就下去。"

她在家里转了一圈，问王莉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楼下的馆子有没有人给她送饭吃，味道怎么样，要不要换。

王莉说："行了行了，我会自己安排的，昨天的饭也还不错，你赶紧下去吧，趁明后天双休，你好好和他聚聚。王莉推着她出去，说换洗的衣服你也别拿了，让庄明朗给你买新的吧。"

楼下，庄明朗把施乐怡的车从修理厂取了回来，在她的一再坚持下，他没给她换新车。想想她在这也待不长了，也就作罢。

星期天晚上，施乐怡恋恋不舍地给庄明朗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庄明朗就要回去了。两人抱着吻了又吻，施乐怡坐在庄明朗的腿上，他说："我最多给你半年的时间把工作安排好。"

施乐怡点头，说："你不能趁我不在和赵诚去鬼混。"

庄明朗咬着她耳朵说："我的骨头都要被你拆散了，哪里还有精力？"

施乐怡掐他的嘴巴，让他以后不准油腔滑调。

最后施乐怡还是哭了，庄明朗的眼睛也红红的，原本很简单的事情，硬是被他们折腾得越来越复杂。庄明朗在心里责怪自己，那时就下决心结婚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唉，人就是贱啊。

第二天，施乐怡醒来时庄明朗已经走了，她抱着他的枕头，想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呢，窗外下起了小雨，像是来配合她的伤感。

vol.7

南方也在下小雨。

陆莹莹一早就被私家侦探的电话吵醒了，他们找到了王莉的住处，但却没有人在，保安说也没见她搬走。

陆莹莹又问欧阳最近去过那里没有?

私家侦探说，通过买通保安，他们看了大厦这几个月的监控记录，都没见欧阳。不过……

不过什么？陆莹莹的心都提了起来。

好像那个女人怀孕了，但还不确定，也有可能是长胖，要等她回来，我们继续查。

陆莹莹挂了电话，回到房间里去看欧阳，他睡得很踏实，他通知她自己正式和王莉分手后，除了去公司也不太出门，会不会是私家侦探想多了?

她用自己的头发去挠他，把他弄醒。

第51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8)

欧阳躲了躲，闭着眼睛说："不会又是让我给你的学生找工作吧？前两天我就问过文联了，人家说今年无论如何都不再招人。"

陆莹莹笑起来，说："不是不是。你忘了你说今天带我去见伍仁兵的。"

欧阳笑起来，说："人家那酒吧都得到晚上才开。"

"我当然知道了，你以为我傻呀。你想想，难道我们还空手去？伍仁兵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欧阳揉揉眼睛，摸着她的头发说："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

"你知不知道伍仁兵那时一直爱着你。"

陆莹莹笑笑，扑进欧阳怀里说："反正我爱的只有你。"

顿了顿，陆莹莹说："那你还爱不爱我呢？"

她说了个"还"字，欧阳惊慌了一下。坚定地说："爱呀，当然爱了。这么好的老婆，谁不羡慕？"

电话铃响起来，是他们在英国留学的双胞胎儿女打来的定时电话。

女儿说："你们俩是不是正在亲热呀。"

欧阳说："女孩子家要矜持。"

儿子在旁边喊，"你们是得管管她了，敢交鬼佬当男朋友。"

陆莹莹笑起来，说："你离得近，你管呀。"

"那你们要授权我打她。"儿子往桌子上拍了两下，大喊，"反了你了……"

一家人在一起欢笑，只有这样的时候欧阳是踏实的，真心地高兴着。趁着这样的好心情，他做了一个决定，要送伍仁兵一份大礼物，感谢他从狼嘴里将陆莹莹的命救下来，使他有了这样一个完美的家。虽然他曾亲手试图把这个完美毁掉，但毕竟没有成行。

他想，就送伍仁兵一套房子吧。

陆莹莹知道他的想法后有些吃惊，随即眼眶就湿润了。她没想到欧阳真的还在意她，早先的时候，她悄悄在老吴那里订了套房，就是想送给伍仁兵的，从听欧阳说见到伍仁兵后，她就想着要怎样感谢她的救命恩人。

她没有跟欧阳说她也买了房的事，怕欧阳觉得她对伍仁兵有别的意思。

欧阳见她没有意见，便打电话给老吴，在他新建的那个小区，订了一套复式房。老吴也爽快，给了他八折的价钱。马上让人送钥匙和合约过来。

欧阳在支票上写下欧阳清这三个字，准备下午就把支票给来送合约的人，很多人都叫他欧阳，不知道他的全名。只有他老婆在没人的时候叫他清或者欧，他反过来叫她莹莹。陆莹莹的将军父亲，在她上中学后，就一直叫她小陆。像叫一个身边的战士，就是不像叫自己的女儿。

他的女儿正好相反，很懂得表达内心的情感，在十四岁时就会作诗，国画也画得很好，十五岁时跟一个京剧大师结缘，业余学了几年戏。

美女已经难得了，美女加才女便是不可方物。

之前的陆莹莹，每天都过着修身养性的日子，不与三姑六婆们出去玩，作为艺术学院的教授，一周去学校上三次国画课。以前他们的儿女没有出国上学时，她还一周只上一天课，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她说她就喜欢守着她的幸福。

第52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19)

直到欧阳突然跟她提出了离婚，见挽回无效时，她选择了自杀，还好抢救了过来。

欧阳这段时间一直在观察她，从他正式通知她，他已和王莉分手后，陆莹莹就变了一个人。一改之前的沉默，似乎要从每一个细枝末节里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欧阳确实已经和王莉分手。一开始她似乎想从王莉身上下手，拼命找李菁打听王莉的下落，还特意学习起王莉的穿衣打扮来，看欧阳有没有什么反应。

欧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由她去了。连庄明朗想开除李菁，他都暂时压了下来。

见她这段时间没有再找李菁，不知是不是她已经完全相信自己了？欧阳想着，就试探了一下。

他说："莹莹，你真的很喜欢李菁吗？她最近在公司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你提醒一下她，在公司里要本分。"

陆莹莹眨眨眼，一边梳头一边说："你公司里那些事我不懂了，李菁你该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陆莹莹叹口气说，"这女的我也觉得有些怪，一把年纪了不结婚，好像有些着魔了。你知不知道她看上谁了？"

陆莹莹神秘地笑起来。

欧阳第一次见陆莹莹这么八卦，配合着说，"谁呀？"

"你新请的总经理，庄明朗。"

"哦，李菁跟你说的？"

"不是。"陆莹莹摇摇头，说，"起初李菁经常说起他时我还没在意，后来有一次我们在健身房遇到庄明朗，她那眼神就像掉别人身上似的。难怪啊，这么大了嫁不出去，眼光也太高了。"

欧阳忍了忍，没有把李菁在公司里做的荒唐事说出来，他想等情况再稳定一些，再去攻击她的盟友吧。

为了让公司上市，他跟银行借了不少钱，每个月需要还大量的利息，老员工的人工高，裁掉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人，确实是办法之一。也可以正正风气。

他躺回床上去沉思，陆莹莹爬上来抱着他，慢慢地脱他的衣服。

从前天起陆莹莹就总是主动来缠着他，她不能从王莉那下手去查，似乎就想通过欧阳的身体来证明，他确实没有把力气再用到外面去。

欧阳为了令她早日安心，也尽量满足她。

可就算老婆的身体再迷人，他四十几岁的人了，还是要了老命啊。

晚上的时候，雨停了。欧阳带着陆莹莹在酒吧里找到了伍仁兵，伍仁兵很惊讶，上次欧阳说会来看他，他是没有当真的。当初他为了追求陆莹莹与欧阳明争暗斗，原本就没有什么战友之情。

伍仁兵请他们到隔壁的茶室去坐，说酒吧里太吵了。

陆莹莹一边感谢他一边哭起来，想起以前的岁月，三个人都非常感慨。

陆莹莹问："你怎么开了酒吧？"

"九五年就退役了，回家又没有安排到合适的工作，索性就做起了生意，折腾了这些年，有了一些钱，就开了这酒吧。"伍仁兵给他们倒茶，依然像个羞涩的小伙子，不敢正眼看陆莹莹。

欧阳拿出一张名片，说："我一直都想找你，特别想好好感谢一下你当年的救命之恩，可惜都没有找到。现在好了，以后有事记得找我。"他拿出房子钥匙，说："是送给兄弟的小小礼物。"

第53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0)

伍仁兵知道是房子后无论如何都不肯收，说太贵重了。而且他也不是为了房子才救人的。

推来挡去几次，气氛就尴尬了，陆莹莹想了想说："伍仁兵，我特别想请你收下。"

伍仁兵抬头看了她一眼，拒绝的话，便没有再说出来。

欧阳多年的痛处再次被触动，在一个伟大的爱恋面前，他显得卑鄙又无耻。

那年部队演习，陆莹莹作为团报的特约记者随军采访，没想到在一个野地里遇到了狼，狼叨起陆莹莹的胳膊快速地往回跑。演习时用的都不是实弹，战士们的枪都不起作用。大家尾随着狼前进，却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只有伍仁兵，看准了时机，扑了上去，一伙人才跟着扑上去，用绳子勒住了狼的脖子。救援人员及时赶到，两枪，将狼打死了。

这件事成了欧阳终身的阴影，那天，他也在场，那时的陆莹莹已经是他的未婚妻了，扑上去的却不是他，并且伍仁兵扑上去后，他依然没有挪动自己的步子。

战友们说他是吓傻了。可他知道不是的，问题不在这里。眼前这个女人和他自己的命比起来，似乎并不算什么。

在此之前，他确信自己是爱着陆莹莹的，他的爱与陆莹莹的背景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之后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是真爱吗？他自己都分不清楚。

他想起了当初改年龄提前当兵的事，似乎他与陆莹莹的结合也与那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伍仁兵的面前，他就像一个小丑，他就算付出再多，也不及伍仁兵的一个小指头，人家那是用命来爱护一个人呀。

结婚这二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包袱之下，无论对陆莹莹怎么好，都觉得还差那么一点。起初他以为多挣钱就好了，后来他以为有了儿女就好了，可是永远都是不够的。他就是一个捡了便宜的小丑，占有了原本只有伍仁兵才能享有的女人。

并且为了这种不正当的享受，他付出了那么多，为了多挣钱，牺牲掉了部队的安稳生活；为了多挣钱，他四处攀关系，学习专业知识，甚至为了银行的贷款，多年来受到老余一家的牵制。他的公司在刚起步的那五年，就像老余家的私人花园一样。现在为了摆脱他们，又要背上没有良心的骂名。

分手了几个月，他突然很想王莉，很想很想。那才像是他最真实的生活。

vol.8

王莉收到欧阳的短信时，正躺在施乐怡的床上，与睡在地上的施乐怡说话。她们说庄明朗，说以前上学时喜欢的男生们。

王莉让施乐怡猜，自己的第一次给了谁?

施乐怡说："是那个体育部的家伙吗？"

"不是。"

"那是老秦？我记得那时候你们俩一起出去过过夜。"

王莉说："是和老秦出去通宵看过电影，但没那个。"想想她又说，"你别看老秦平时说话挺露骨的，来真事他不敢。"

"哈哈，那我想不出来了。我们还有哪些同学我都忘了。"

王莉伸手去戳她的脸，说："你呀，从上大学就一门心思掉钱眼里，有人喜欢你你也不理人家。"

第54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1)

"有人喜欢我吗？"施乐怡兴奋地坐起来。

"有啊，老秦算一个，还有王眼镜，李卓了。唉，好几个呢。喂，你不会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吧。"

"真的不知道。不过以后等你转地上活动了，记得把这些情况跟庄明朗说说，省得他觉得我不值钱。"

王莉说："以后再说吧，你继续猜我给了谁。"

"猜不着啊，小姐。"施乐怡把头搭在床边上。说，"你告诉我吧。"

王莉说："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校医？"

"啊？校医不是女的吗？"

"不是，你想想，有一年，来了个校长的亲戚，来混编制的，只待了半年。"

"啊？"施乐怡忍不住笑起来，说，"你怎么就看上他了，又不帅。你那时不是喜欢帅哥吗？"

王莉笑说："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通，反正当时就是好奇，我又老痛经，总是他给我看，结果三两下一勾引就投降了。"

"可你们后来没见有什么来往啊？"

"是啊，"王莉做痛哭状，说，"就那一次我就后悔了，后来他说什么要娶我之类的，我就躲了。"

"啊？"

"怎么？吃惊吧。"

施乐怡猛点头："真没想到你那时开放到这种程度。"

王莉叹口气，说："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啊，我当时后悔得想死，我怎么就便宜他了呢。可是做都做了，又有什么办法。"她拍拍施乐怡的头说，"喂，我这段时间想了好久，觉得我之所以走上后来这条路，就是因为那件事造成的。那事后感觉自己不值钱了，无所谓了。然后自

暴自弃地跟了个结了婚的。"她说，"施乐怡啊，有时候我想，哪怕那个时候我和那校医是好好恋爱过的，后来都不至于这样。人应该爱惜自己。"王莉哽咽起来，说，"我好后悔。"

欧阳的短信就是这个时候来的，他说："你还好吗？"

王莉正在气头上，见欧阳又来招惹她，就像找到了出气的。

她没有回短信，直接拨回电话去，冲他吼，"你永远永远都不要再来招惹我了，我都恨死你了！"

挂了电话，王莉坐在床上发愣。许久才说："我一直在等他的电话，可是等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施乐怡拍拍她的肩，说："以后从头再来吧。"

一共住了三个星期，王莉说要走，她说："你这里太小了，老让你睡地上也不太好。你工作又忙，别弄成黄脸婆庄明朗不要你。"她边说边收拾东西，施乐怡去给她抢回来。

王莉又说："你呀，自尊心也别太强了，庄明朗那么几套房子，随便选一套给你爸妈当聘礼不就行了，你看你，看着是高收入人员，结果过小白领的日子。你是天生丽质不错，可老这么忙，又不去保养怎么行，你看你的皮肤，再不保养就晚了。"

施乐怡赶紧摸摸自己的脸，说："还好啊。"

王莉瞪她，说："明年你再摸摸。26了，别以为还年轻。"

施乐怡叹气，说："我要能放下自尊就好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她又把王莉的行李抢下来，说："你就别走了，实在不行你出钱租个房子，我跟你去住，行不行？你给我办张美容卡行不行？我就专门负责你的营养，你看你除了肚子大，别的地方都瘦了。"

第55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2)

王莉充满感谢地笑笑，说："以后庄明朗来了你也往我家带啊，你好意思？"

施乐怡脸一红，说："谁带他了。"

"现在他个个星期都来，你们还老去开房？"

施乐怡的脸更红了，她说："开什么房啊。"

王莉笑得更开心了，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什么？"施乐怡不明白她怎么突然转了话题。

"你记不记得你跟庄明朗刚搬到一起住了没多久，你们去买床，那服务员说可以以旧换新，你家庄明朗马上跟人说旧床都垮了。你还拽他不让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哈哈，王莉咬牙切齿地说，那天我正好和那个该死的欧阳去看家具，我们一直站你后头，你都没发现。"

王莉用胳膊碰碰她，悄悄说："喂，怎么，那老庄是不是跟饿狼似的？"

施乐怡羞得无地自容，扑到床上，用被子盖住脸，说："你还是走吧，越说越下流了。"

王莉不放过她，坐到床边说："人家欧阳还羡慕呢，跟我唱什么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vol.9

欧阳被王莉骂后着实郁闷了几天，原本他还在犹豫的事，趁着这股火气就定了下来。他开会说，要施行末位淘汰制度，在半年内，要把公司里的害群之马全都清除出去。人事方面是副总经理老余在负责，这种得罪人的事情，他还真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好。主要是他不太明了欧阳心目中该走的是哪些人，怕自己弄差了。这是私人企业，所有的事，都是以老板的意志为转移的。上次欧阳动了他的小舅子，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后悔那次的主动出招，反而给了欧阳进攻的机会。他心里很明白，随着近五年来欧阳公司的发展壮大，和他老婆的退休，欧阳是越来越用不着他们了。

老余找到庄明朗，说希望他在这件事上可以给他些意见。上次赵诚代表庄明朗跟他友好过后，他对庄明朗就不太有戒心了，他想也许庄明朗或是赵诚会对他有什么要求，只是还没到说的时候罢了。

正好赵诚也在庄明朗的办公室。他说："小赵啊，你脑子快，也帮我想想。"

庄明朗原本定了晚上的机票要去北京看施乐怡，就说："余总啊，你也知道，我就是个过客，等上市一成功，我就走了。这些人事方面的事，我确实没有你了解。"

赵诚突然笑起来，说："余总你别听他的，他现在是忙着去会老婆。不如我和你研究一下吧。"

庄明朗想这小子可能真的有具体的事要求老余了，便帮了他一把，说："是啊，余总，我和赵诚的公司，人事也是他在管的。你先和他聊聊吧，我下周一回来，我们再聚聚。"

赵诚把庄明朗推出门，对老余说："他想老婆都要想疯了。"

赵诚把老余带到江边的一家茶楼，不用开空调，有穿堂风吹过，非常凉快。

赵诚说："余总，欧总想省成本的事跟你说过了吧？"

"是，但具体怎么操作，我还真想不出来。你说人工高的员工挺多的，不可能全都不要吧。而且今天人事部提出的，每个部门自己选要淘汰的人，我又觉得挺荒唐的。那不成文革了？"

第56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3)

赵诚点头说是是。

老余说："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赵诚说："我来公司不久，但知道每个月都有考核。我想是不是把近一年来考核很低的一些人，列个名单出来，由人事部出个意见，看要裁哪些人，但名单得请欧总过目。"

"请欧总过一下目，这是个好主意。"老余很高兴，至少他不会得罪了老板。

可他又一想，老板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做实事呢，把事都推给他了？

赵诚摇头，说："不会不会，可以再出一个他想不到的方案嘛。"

"什么方案？"

"你看公司的部门，性质太重复了。什么行政部、人事部，其实做的事完全可以合并的。还有那个采购部，他们的工作完全可以分解到各个部门，人事部负责办公用品。专业用品可以由技术部自己去做，买来的东西又合用。减少了浪费的成本。"

老余越听越高兴，说小赵真是聪明，难怪这么年轻就当了老板，不像自己，快五十岁了还在打工。

赵诚赶紧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公司虽然是我和庄明朗合办的，但他占80%呢，我就是跟着他这个富家子弟混混。"

两人聊得正高兴，赵诚的老婆来了，挺着大大的肚子，坐下来直喊累。赵诚引见他们认识，互相问过好，赵诚问她老婆，"你才下班？"

她老婆说："没办法，又加班。"

老余说："怎么孕妇还要安排加班吗？"

"余总，你不知道，我们分行那个主任变态得很，也不知我什么地方得罪她了，我上个月就想开始休产假，她就是不批。"

"哦？你是在银行上班吗？"

"是啊，她在明飞路唯一的那家银行。"赵诚插话道。

老余忙说："巧了，我老婆就是管那一片的，我回去跟她说说。"

赵诚一听说："太好了，那就有劳余总了。"赵诚又说了很多恭维的话，直到分开时，老余都说小赵这个年轻人不错。他目送这对夫妇先走，原来当初赵诚给他人情，是为了老婆。老余笑笑，还了人情债，他也就轻松了。

到停车场取了车，赵诚把老婆扶上车，对她说："这回可不要再多嘴了，再给我惹事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赵诚在她鼻子上一刮，说，"看你长不长记性。要不是我发现老余的老婆是你们大老板，你就等着把孩子生在办公室吧。对了，明天我们要再买些东西，到老余家里坐坐。"

他老婆狡辩说，"我们那主任本来就是个老处女嘛，我们背后说说她，她就不是了？"

赵诚说："你非说人家做什么呢，又不关你的事。"他发动车子，说，"你什么时候在工作上有人家施乐怡一半的本事，我就佩服你了。"

"施乐怡施乐怡，你就知道施乐怡，你喜欢你去找她呀。"

赵诚往她脸上一掐，说："再乱说就撕烂你的嘴，你不知道我和明朗的关系啊。"

赵诚老婆冷笑说："你以为施乐怡聪明啊，好好的庄明朗不要，偏偏自己跑到北京去找罪受，成天想着挣钱，庄明朗有多少钱不够她花的，还要找亿万富翁才行？怀个孩子好好过呗，就算上次怀孕的事是误会，要是我，先结了再说，结了婚还不方便怀孩子？"

第57节：是圈养的河马还是野生的(24)

她滔滔不绝地讲，赵诚不回话，这是他的痛处啊。

他老婆却没有发现异常，继续说："你说她怎么那么爱钱呢，我听她们学校的一些人讲，她以前上学时打三份工。"

"这个我听明朗说过，她那是因为有个得病的哥哥，从她上中学起，她哥哥的肾就出了毛病，一直在酬钱换肾。拖了好多年，她上学的钱全得自己挣，还要贴补家里面。直到她工作两年后，找到了肾源，明朗当时还借了三十万给她。"

赵诚的老婆大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圣人呢，最后还是打了庄明朗的主意。"

赵诚急了，说："人家现在全还了。"

"啊？"他老婆更急了，说，"她真有病啊，还还钱。"

若不是看在她挺着肚子的份上，赵诚真想打她，这个女人怎么就不明白呢?

远在北京机场的施乐怡捂着耳朵问庄明朗："谁在说我呢，耳朵这么烫？"

庄明朗摸了摸，说："你是看见我激动的吧。"

施乐怡冲他吐了吐舌头，说："你就自恋吧。"

庄明朗问这次要不要住酒店。

施乐怡说："不用，我的朋友前几天走了。"施乐怡挽着他的手，去取车。

庄明朗要开车，施乐怡说："还是算了吧，你一开就坏。"施乐怡看着他手上戴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戒指，心里甜甜的。

走了一段路，庄明朗就睡着了，施乐怡心疼地为他盖上早已准备好的毯子，他每个星期都这么两头跑，一定很累了。他的工作又多，以前可以排到周六周日做的事现在都必须赶在周五前做完，他才能安心地来陪她。

施乐怡鼻子酸酸的，再一次后悔自己当初的任性行为。

庄明朗一直睡到晚上12点才醒来。施乐怡把车开到小区楼下，熄了火，趴在方向盘上看着他，看着看着，自己也累了，她的工作也是很忙的。

醒来的庄明朗想把施乐怡抱下车，一碰她就醒了。

两人搂抱着上了楼。庄明朗一进屋就扑到施乐怡的床上，到处闻。

"你闻什么？"施乐怡问。

庄明朗说："我闻闻有没有别的男人的味道。"

施乐怡朝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说："是你身上有别的女人的味道吧。"她爬到他身上闻。庄明朗问她闻到什么？

"烟味。"她把他的手指放在鼻子前闻，说肯定一天不止抽一包烟。

"没有，我戒了。"庄明朗翻身躺在床上。

"戒了？不会吧。"施乐怡不相信，以前劝他少抽都是行不通的。

"真的。"庄明朗认真起来，说，"手上有烟味，是拿烟拿的，但是没点火啊，想抽的时候拿烟在嘴里放一放。"

施乐怡便在他身上搜，果真没有找到点火的设备。她奇怪地看着他，问他有什么企图？

庄明朗说："你不是不喜欢吗？我就戒了。"他当然不会让施乐怡知道，他是为了他们的造子运动。

庄明朗在床上摇了摇，问她怎么买这么小张床。

施乐怡说："是房东配的，见我是单身，房子又小，就配了个单人的，你怕睡不下？"施乐怡故意说，"那我睡地上好了。"

不会。他赶紧把施乐怡拉到旁边躺下，在她耳边说："挤点好啊，我是怕摇坏了。"

施乐怡脸一红，笑起来。她想起了王莉嘲笑她的事情，她双手抓着庄明朗的衣领，把他提起来说，我警告你："我们以前把床睡垮了的

事，你可不能跟谁讲，听清楚没有。"

庄明朗也笑，说他以后写自传时要把这写进去。

施乐怡坚决不同意。

施乐怡起身去做饭，虽是半夜，两人都饿了。

庄明朗趁机在她家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避孕药，这姑娘一直都记不住避孕药的服用方法，到底从几号吃到几号，在网上查过很多遍了她都会忘。而且工作忙起来，吃一天不吃一天的，就放弃了这种方法。这一年多来，他们避孕就靠安全期和他戴套，算算日子，还有两周就是施乐怡的排卵期了，庄明朗非常兴奋。

他到厨房里缠着施乐怡说："今晚不戴套行不行啊。"

施乐怡算了算说："行啊。"

呵呵，他的计算没有错。他高兴地在施乐怡身上上下其手。